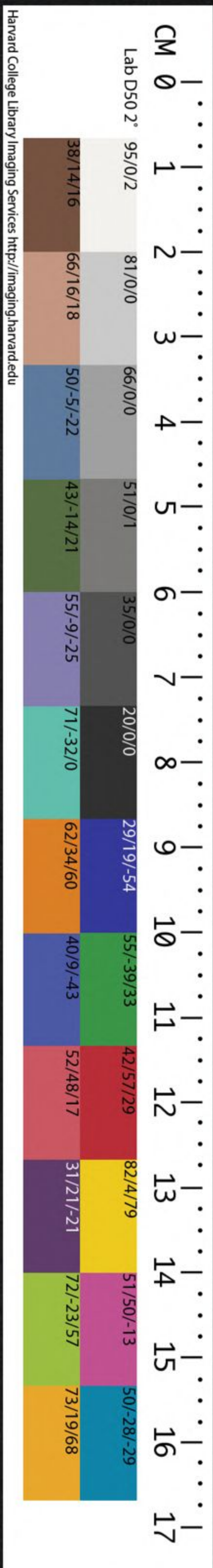


T 4686

792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39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各省海防

嶺海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泊通番之所必經潮爲嶺東一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儻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南澳當閩廣交

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千畝。乃國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嘉隆間倭泊於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巢穴於此。萬曆三年。總督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其次惠潮各有叅戎。柘林碣石有備總。議者謂惠潮水道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一營。遊擊與南澳各寨相為犄角。

東路

按柘林守備楊鉞。新臣戊辰所取士也。先是衙門殘破。傍水為家。驟遇兇寇。力戰而死。不錄其功。何以勸焉。

嶺南濱海諸郡。左為惠潮。右為高雷廉。而廣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盜賊淵藪。三四月。東南風汎。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為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栖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為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

巡哨亦是  
故事

此二句亦只是好說活

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亦不敢泊此其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礪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甚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又不敢泊此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繇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爲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爲崖門崖門之西爲廣海衛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於此異日者倭寇常殘破廣海衛矣海寇曾一軍繇

五虎門來莫敢誰何今旣設南頭參將廣海守備控制於外虎頭門把總防守於內又總鎮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然議者以濠鏡澳終爲腹心之疾

中路

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刺諸番島嶼森列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潤洲樂民等四

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可玩愒哉。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故兵符特劄於靈山。達堡增屯於衛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駐叅將於崖州。而守禦營戍舊額寢弛。自嘉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叅將之設。然猶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始專設雷廉叅將。其白鴿白沙二總。則設於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總。則設於萬曆八

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賊爲患。始有潤州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番。外禦交黎。內搗珠寇。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陷。儻猶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叅將之復。似當議也。西路

一廣東濱海諸邑。當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窖十字濬番禺。則三漕波羅南海。則仰船岡茅濬順德。則黃涌頭香山新會。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賊藪也。珠禁弛。則駕大船以盜。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接濟番舶。莫若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

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於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每歲具呈於縣，以憑查考。如遇劫賊，則被害者能識其船，速投首於甲首副，鳴鑼追究，俾近遠皆知無字號者，卽係爲非許人人俱得拏送，坐視者罪以通同。

### 閩海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洪武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侍郎焦宏，景泰二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畧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爲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自倭患突至，加以內地勾引，南澳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爲番舶所據。於是廣募民艦，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寡。嘉靖四十二年，

如此方是  
做事人

軍門譚綸 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  
浯嶼三鯨爲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爲奇兵而又  
爲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而南澳屬閩廣之交萬  
曆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軍門 題設南澳副  
總兵玄鍾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旣據而氛祲漸消  
矣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  
海道不過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犄角然向  
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  
減船數雖存大改爲小千僅存其三分之二又大半  
貼駕軍儻欲禦大夥倭寇非復譚軍門兵制之舊不

可也

烽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庠南日烏坵浯銅  
澎湖玄鍾彭山皆倭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  
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  
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遭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  
內澳可容千艘往時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  
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  
不可也分兵者於法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然則南  
澳何爲而守也南澳與內地僅隔一水商舶海賈往  
來必經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失守是隔閩粵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之肩臂而塞漳泉之咽喉也。然謂澎湖可棄非也。使倭寇結鯨而來，則澎湖其巢穴矣。漳泉負海之民，舊有商夷為業。先朝禁之，萬曆初年，巡撫龐尚鵬請開海禁，准其納餉過洋，而議紛紛矣。

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泉、漳四郡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潮之米為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州之米為多。玄鍾向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糴，利常三倍。每至輒幾十

是

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擔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眾。大戶所積莫肯輕糴，海運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置也。故經畧福建之策，莫先於處糗糧。糗糧若缺，則五澳之兵雖設，何以支吾。其一申明祖宗之意，止嚴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絕民採捕於內海，販糴於鄰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通而福民不患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兩，輸解督府，春夏給為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不如令有司以銀糴米於秋，春而為餉。



不兩利乎。

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於沿海出船之地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濟接之船盡船貨賞其所獲之人官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家甲知而不舉連坐。

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爲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

江古鎮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也小埕水寨設於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也南日水寨設於蒲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也浯嶼水寨設於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當會哨者二也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當會哨者亦二也。繇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

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備。繇北而哨南。則烽火遊小埕。南日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備。國初沿海設兵。爲衛者四。爲所者十。謂之正兵。以控禦於內。又爲寨者五。爲墩澳者數百。謂之遊兵。以哨守於外。且有黃崎等二鎮。具洪淺等廿四。巡司弓兵安邊等人。捕盜民壯。共爲之守焉。尤慮地廣官疎。隨地設官。有副使一員。巡視於上。都指揮一員。備禦於中。而各寨有把總指揮。各澳有哨守指揮。千百戶。安邊館有通判。而巡捕巡簡等官。又爲之分理焉。平居則信地以守。警報則合力以攻。一號召而兵船數百。

立齊。一勦縛而兵夫數千響應。此八閩邊海之防也。而今安在哉。

三四月東南風汎。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其南輿云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之。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此乃五嶼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之。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泊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此又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

之則又不敢泊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溜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閩地二面當海者。興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地勢自西北而東南。至於省城盡之矣。而福寧又在東南突出海中。如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

此亦常事

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舶入寇。必先犯此。故有水寨之設。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用福州中衛左衛福寧衛軍守之。正統間。焦宏昌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似復舊而後可。賊搶去鐵頭船。則兵船可混。搶去漁船。則民船可混。儻其假冒兵漁船隻突入寨遊。則內地皆混。

漳南兩廣之咽喉也。陳師宜倍。福興泉八閩之門戶也。整飭須嚴。至於鳥船色號。雖經議定通行。然日久須防測識。我兵豈無被禽機。宜必當盡洩。此法相應。更換俾各寨各遊。自爲暗號。

海上之事  
須時時換  
爲妙蓋賊  
專用愚我  
之計也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賊之所利乃在洋船彼其萬里衝濤止爲搶商劫貨  
萬一洋船被掠使賊飽欲而歸得志而去較漁船得  
失不同儻汎地商船被劫卽有堵截抵戰之功仍以  
失事論罪。

澎湖圖說

澎湖一島隋開皇中嘗遣虎賁略其地我朝信國  
以島中餘民叛服難謀故徙之以實內湖中虛無人  
矣然而群不逞者嘯聚萬曆丁酉始議設遊兵春冬  
往汛守迨丁巳倭入犯龍門港遂有長戍之令兼增  
衝鋒遊兵以厚其勢可二百餘里三十六嶼之勝蓋  
清漳溫陵兩郡之門戶云但一望蒼莽所謂中墩太  
武等山不過如行川原其地熱多寒少風多雨少石  
多泥少且下盡斥鹵水源鹹澁每夏秋之交飛沙揚  
湍豕狎葺而蛇鬪拱真嘉禾美稻之所不蕃惟平蕪

芊芊牧畜或可耳。

正中爲娘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之茶盤。又十里之進嶼。卽娘宮嶼也。涵虛平穀。無海潮澎湃激射之勢。其狀如湖。故彭以湖名。湖面寬轉可里許。深穩可泊。南北風我舟。汎守皆頓其中。故夷人窺以爲窟穴。面爲案山。仔右爲西安原。無戍守。今各新置鉸城。案山則以中標舟師守。西安則右翼哨兵守。又左爲風櫃。夷所築。鉸城處也。山略高至七八尺。夷人拘其中。上壘土若雉堞。安鉸數十門。每一發。川鳴谷應。水波爲皴。今毀。然亦略因其舊。多列巨鉸。仍分撥右翼把總。

一員哨官二員。兵三百餘名。守此。蓋與案山西安相犄角。東爲蔣上灣。猪母落水。最當東南之衝。諸夷寇從東南來者。遇風輒寄泊焉。由陸之娘宮三十餘里。舊左哨舟師守此。今防其橫突也。更築鉸城一所。又東向爲鎖管港。林投仔龍門。青螺諸灣。龍門有原泉。掘地每至尺。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彭中聚落也。萬曆丁巳。倭流劫大金所餘船。突犯泊此。遷延至十餘日。始徙去。漁蔡中人云。每倭足跡所到。舉網輒多得魚。亦時從漁民索酒。持杯向咲。摩手若胥。慶漁黠者。議欲麻而醉之。而擒以獻官。然竟不果。旣

去住東番竹筴港遊船追剿爲所敗與時上俱鎮重兵焉。

西爲西嶼頭正夷寇出入之道有菓葉灣泉甚冽可以煮茗稍北爲竹篙灣又西而爲蟬仔員又西北爲丁字門水吼門非乘潮舟不得出入舊有右哨舟師守此今并撥水陸重兵協戍如時上以防竊發。

北爲北山墩有北太武少透爲赤嵌循港而進越一灣區爲鎮海港累城焉又西北另有吉貝嶼沿海諸山老古石森然劔戟列舟遇輒碎港道迂曲非練熟舵梢不能駕船今查北太武與中墩稱兩太武俱湖

中最高處各置墩設兵各十名瞭報每十日則更番娘宮稍後可二里爲穩灣山山形頗紆坦自紅夷遁去奉議開築城基通用大石壘砌東西南共留三門直北設鏡臺一座內蓋衙宇營房及鑿井一口左翼官兵置此以控制娘宮者也。

### 攻夷紀

萬曆三十七年偶有一舟入泊澎湖島中漁民驚竄歸來詢之云其人長身濶胸面如噀血髮如赭頰貓其睛鴨其足而性嗜酒好殺敢戰其舟製造異式無首無尾亦無舳面望之正如一蛋舵工駕棹不可得

見每遇深洋厚風我舟眩逆波平如研其行如箭中有層鏡發如轟雷亦如掣電時總兵沈公諱有容欽依浯嶼奉當道檄往曲諭之遷延幾匝月始去然查其來踪不過因風飄泊尚無越志卽闌入湖中未敢顯然有所擄殺天啓二年壬戌奸民勾引利漢財物繒貨蠢爾高文律恃其船鏡之雄徑於六月內乘戍兵單弱遂以十餘船突擄彭島旣而因山爲城以海爲池破浪長驅肆毒於漳泉沿海諸地要求互市欲如粵中香山灣夷例細查夷船長大過於我之福船其四方船板俱係梗木疊成約厚二尺餘板縫粘注

馬油船底俱灌鉛錫其帆以布爲之節分爲三風稍利則起兩帆風力厚則盡帆俱起且用力輕快無我舟車拽前耶後許之勞其旋縲用緇線細結用油浸晒累月故軟而且堅雖疾風惡浪無斷嚙之虞其舵覆船中舵工無患箭射鏢傷故安意操縱不至惶錯其船外列鐵釘重至斤外長至二尺餘故我舟衝犁一無所施其前後左右各安夷鏡三層大約有四五十門高以擊人次以擊鳥一發能飛越至十里故我舟遇之非沉卽碎其鏡用紅銅打造銅精工熟故不至綉銹其人恬殺喜戰伐每登陸各執鳥鏡一門鉛

子每粒各重一兩。用三疊法。更迭裝放。故一時進戰。真稱莫敵。

### 備紅夷議

紅夷船高銳烈。我舟雖乘風潮之利。恃強直進。終難阻遏。宜設城一座。內屯兵列銃。以與舟師犄角爲勢。而陸兵露處。終非久計。宜於城中搭蓋營房。令其屯聚爲便。遂於穩灣山開築城基。其疊砌通用湖中巨石。高可丈有七。厚可丈有八。廣可丈三百有奇。

### 浙海

兩浙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液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澈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

浙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



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定海。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四。爲嶼八十有三。五穀魚鹽。不待取給於外。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信國公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今屯兵哨守。

倭自彼國開洋。必徑抵陳錢山。歇潮候風。集艘分犯。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佛頭。主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戶。桐山。流江。實閩浙相依之唇齒。今以直隸兵船會哨於洋山。福建兵船會哨於流江。嘉興。寧紹。台溫。兵船各會哨於鄰總。各取印信到單。繳驗。本總兵船各分哨道。更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責令收集柴草。按伏瞭望。遇警舉火放銃。則遠近易知。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處土

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

台州四塞之國。南有桃嶼金竹。北有桑州桐巖。西有關山衛墅。疊嶂層岡。重關鳥道。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於數百里之外。曩戚叅兵駐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遣輸糧經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於台州專立督餉。方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而且西控溫處。

黃岩產米  
每日販至  
台州宜少  
積聚以待

### 金衢北衛寧紹

寧區防守。猶不得捍禦實着。洋游二哨。勢猶首尾。今

一哨南防昌國之牛欄基。一哨北防聖姑礁。隔絕一

千餘里。且藉口寧嘉遊兵。必如斯為是。則寧嘉兩處

一游兵足矣。此外何必設兵。假游兵之名。南有警則

游之於北。北有警則游之於南。何曾見尺寸之績。如

中游二哨。乃標兵也。宜如左右手。今一哨協守青門。

一哨分守長塗。相距六七百里。此分地不得其宜也。

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留都屏蔽。非不日撥軍兵宿

衛。但柳鈴不設。且鼙呼不起。不宿城。至東北一隅。山

石參差。每爲下塗捷徑。倘賊舟揚帆直抵城下。合令各軍兵宿城洞內。製柳一面輪擊。城內編立保甲。城上去其巉巖。軍之精勇。毋盡撥海。差分以守城。備禦器具。悉爲解換。每門設鑼一面。周圍輪巡。海鹽海寧及乍浦澉浦梁莊等處。海以城爲垣。城以海爲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岼即可攻掠。所謂洋山許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先年攻破乍浦。慘不忍言。顧今議及浙海。輒以寧紹台溫爲上游。而嘉區爲稍緩。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

溫州與閩境接壤。寇賊揚帆必首當之。惟先嚴莆門

鎮下官嶼南臺之險。以扼其來。於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爲正兵。而台爲應援。寧區速宜戒備矣。台州惟大陳膏腴。且有淡水。恐爲賊所據。務在加力防守。過溫而台則台爲正兵。寧爲應援。溫則爲後襲矣。寧區之衝。石浦昌國爲最。石浦一城。去昌國僅十里。城下一帶水涯。堪以栖泊戰船。對面有山。卽石浦舊城。山外大洋。有山名曰壇頭。盜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閩寇南犯必繇三門林門下灣門東門四路而入。倭寇東犯必繇牛欄基洞下門等處而入。今策其最要。則洞下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舟進此。

必紆回罄折於兩岬夾山之下。而石浦左連一山，名打銅坑，與洞下門直衝相對，各可造敵臺一座，置以大砲五門，每座撥兵二十名，臨敵施放，必破其舟。此守洞下門之一策也。三門去石浦頗遠，與台區朱門海洋鄰界，其港頗濶，可於羅漢山下造立一臺，仍於水道盤曲之處，釘以木椿，議以十汛稍緩之兵，併力隄防。此守三門之一策也。林門泥塗淺處頗多，有可釘以木椿者，無煩重兵。至如下灣門外，係壇頭大洋，內則舊城東門，港濶潮急，且與火爐頭對峙，而四門入路總會，火爐頭急宜立一臺於火爐頭，更宿重兵。

於山上防禦對岸舊城東門，平砂西出，亦建一臺，庶兩岸互擊，雖港濶亦可無慮。此守下灣門之一策也。崇禎元年，石浦大盜殘燬，始議增兵，而兵如故。始議修城，而工僅半。城上千塚，守塚軍門止三百餘名。四年，龍風碎大船二十一隻，於是有洋游汛軍協守之議。迨旣失利，有三區會勦之議。而九月出閩界，尚有漁船藏火藥軍器不下百艘，可見賊雖去而未去，其必有說矣。

溫州四年七月初二，劉香老大掠沙埕，商民逃竄，鎮下關建甌，而及中營宋炎營岌岌矣。幸鎮下關牟士

龍左營范明望身先衝鋒屯六日而遁三游之船兵  
逍遙不赴矣八月十九賊犯黃華偵探不明喪師殞  
將失械焚舟哨官王尚禮龐嘉訓死之惟李英拚死  
撥上火器火藥遂得爲城守之用左營委援盤石逃  
難者以數萬來開門入之并藉以守城周世忠爲最  
已而領兵援溫州伏發被圍與哨官南宗輔王治隆  
俱死之世忠右手持刀擊而不仆忿忿有鬪狀直夜  
永昌韋古生箭落其帥火燒其營掘濠固守后營總  
王侯非其汛地以一哨援伏發而死九月十七犯瑞  
安有兵寡而死者有跳水逃生者賊至東山把總李

英董伯起哨官吳廷瑜李應龍聽用董仲翔韓得時  
葉起龍俱死之李英手刃兩賊坐於田塍罵賊不屈  
賊揮刀連額削去一半

北洋以遊巡南北而移駐則專守禦於南萬一倭夷  
沙賊時或竊發是不可不兼爲之備也查洋游未設  
之先浙西羊山聖姑礁等處原有附近將領撥兵防  
守巡哨與寧區互相聲援今但嚴行責成其中游併  
中正定各哨協防昌關之兵仍撤歸寧區專防內地  
庶幾內外相守南北交接至昌國備倭一官向來遙  
聽遊擊節制今備倭居內而遊擊反居外非重其事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權何以壯。彈壓而聯指臂。委宜專轄。應請 勅書載明。以便遵守。

### 海寇出沒之所

海寇往來。其大船常躲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貨。若東洛赭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浯嶼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也。自浙迤北。則極於蓼角。而屬於直隸。自閩漸南。則灣於南澳。而屬於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槩也。

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懸海南北。礮等山哨兵。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巡司爲右翼焉。懸海金齒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援南路。其北則牛欄基旦門青門茅海竿門爲戶蔽焉。青門貼附爵谿所直衝韭山。而旦門遠落大洋。賊由韭山來者。必望旦門。以通南路。今以二哨遠隔。不能通聲息。以相救援。議於二哨中。撥唬船四隻。專在鋸門龍洞及大目山等洋。往來偵探。俾青旦二門哨兵聯絡。

### 團練軍民兵哨守議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

卽一巡簡  
司失職甚  
矣而軍衛  
復然

四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巡簡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畧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總以閩職督以憲臣。而歲久人玩。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

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矣。

### 防險三說

浙江之源。始於黔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鯨子門。而入海焉。故鯨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鯨子門可寧。此其大略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脉利害安

危輔車相倚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海洋。曰江湖。曰礦山。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青南等地。貽害浙之昌化富陽。寇犯乍浦石墩魚浦各區。流突直抵留都重地。此海陽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客船。湖漾鹽徒肆行出沒。此江湖之患也。礦寇之擾。路出多岐。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婺源之大庸。常山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太平街。淳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之白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礦山之患也。今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

謐。先防大海之洋。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舉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擊之。亦爲並駕矣。次者金山衛。城西灣沙塗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出。惟海鹽之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若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總而論之。賊由北洋經蛇山茶山。其患必犯吳淞。然吳淞之口北向。舟難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衢山馬墓。兵船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禦之賊由南洋經韭山島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舟山烈港兵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

靖海島以絕釁端議

寧波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丕溫州之南麂東洛等山俱稱沃壤外逼島夷元末逋避之徒蕃聚其中卒之方國珍乘之以據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經略其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勒石厲禁迄二百餘年莽無伏戎島無遺寇則靖海之效也嘉靖三十二年間倭夷內訌多係海中潛住奸猾結連勾引以致禍

此論最正  
聖祖慮正  
如此

延內地今後敢有奸民豪右擅將前項海墾閑地私自開墾占住圖利者事發從重究遣。

禁戢漁民搭厰繫筍議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箭港馬蟻沅泥白馬礁鴨嶼北洋如八斗畧梁橫滿門茜草田長塗牧羊頭臨覘總派守信洋如西墾上落河頭巡哨信洋如野猪礁等處正兵哨則有沈家門中正遊哨則有小衢山田畧鷹窠蒲畧鼠狼湖蟹鉗昌國各哨信地附近則竿門百畝田旦門牛欄基懸海則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俱有漁民假借勢要在彼搭厰繫筍日烟夜

火深爲邊釁將背洋僻輿廠房姑存免拆如有衝對  
外洋漁厥往來船隻可見者盡行拆毀徙入內地

### 叙寇原

太守嚴中云海商原不爲盜然海盜從海商起何也  
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驍悍而  
善戰者蓄於舟中泊於雙嶼列表濱海之民以小舟  
裝載貨物接濟交易夷人欺其單弱殺而奪之接濟  
者不敢自往聚數舟以爲衛其歸也許二輩遣倭一  
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還舟遇船卽劫遇人卽殺至  
其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歆慕之心而入

寇之禍不可遏矣

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無敢  
過海通番近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  
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群  
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勝計在  
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羅諸國無  
處不到又誘帶日本島倭奴借其强悍以爲護翼徽  
州許二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强者後被朱都  
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  
就雙嶼港築截許二逸去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

今之勾引  
倭者亦不  
可不防

部下管櫃乃領其餘黨改住烈港漸次併殺同賊陳思盼柴德美等船伍遂致富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領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與販之徒紛錯於蘇杭近地人民自有餽時鮮餽酒米獻子女者自陷黃巖屠霽衢而其志益驕其後四散劫掠不於餘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於瑞安凡通番之家則不相犯人皆競趨之杭城歇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爲彈硝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焉

### 禦海洋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海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墩可爲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閣無山嶽避風之處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爲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集反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之七  
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爲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住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叅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施釁孽不作而內地安堵矣又云直隸與浙江名雖異地而實則一家若不設官總理則彼此自分門戶賊一入內地隨風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蹟等三道而後賊

無遁情兵可夾擊必得總兵官正副二員分駐金山臨山要會之地先守陳錢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叅將分畫三道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人易爲守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於海上直欲邀擊於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爲先發制人之意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爲盡善至於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堂寢失初意

直隸海防

直隸東濱巨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為蘇松常鎮諸郡。江北則為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故各有巡撫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三者之責。

江南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

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地方。南滙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畧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滌缺等處。南滙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左右前後所。每百戶所。造出海哨船四隻。共計八十隻。青南二所。每百戶所。造出海哨船四隻。共八十隻。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船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

廢。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贖。合令每馬二匹。造船一隻。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松蘇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可愈于守城矣。今吳淞江口。卽爲黃浦口子。旣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至於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捨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先後打造雙

皇明世宗 卷之五  
塔船鷹船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布沒浦各  
港巡邏把截又華亭上海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  
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  
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  
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  
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住劄上海專管該縣  
鄉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  
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  
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船  
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

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  
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  
言戰須得福船蒼山各數十隻沙耆民船二三百隻  
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  
往來游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  
之羽翼內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  
力奮擊賊船駁散而少我船綜合而衆盛衰之氣勢  
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  
沿海民竈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  
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

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剿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畧也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窰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

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况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泖口七丫港黃窰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鯨泊于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鯨泊于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游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



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  
 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  
 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發水兵。統周莊  
 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  
 以爲應援。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然福山港。劉家河。吳  
 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以爲有備。  
 但賊之來。聯踪接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  
 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劫。無  
 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爲非所事事矣。合於常熟  
 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

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  
 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兵  
 勇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窰。俱聽各該  
 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  
 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  
 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至於腹裏。如  
 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  
 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  
 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  
 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枝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

官調回守城。

海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蓼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濶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圖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圖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爲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旣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

此皆翁巡撫大立所條畫

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揚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游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游兵把總。駐劄筍沙。會哨於

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不可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巢窟。添設游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游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蘇松水陸守禦論

蘇松爲畿輔望郡。瀕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故不能禦之于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禍慘矣。今建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海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乃賊所據爲巢。宜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統領。又添遊兵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

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為領袖又添遊兵把總二員分駐竺箔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

江北諸郡

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仗不得水戰止仗陸戰狼山當江海之吭而蓼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據守所當先者

倭寇之患起於吳浙而沿及淮揚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蓼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揚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臯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過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則為岠港又東北則為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海口劉庄東西西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為海州贛榆泰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為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畧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為一道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新港卽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卞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家庄姚家蕩俱爲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潮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岨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而入。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

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蓼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歆慕。惟在揚州。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榆西等處。率兵以掣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蓼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掘港。以進使于榆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東賊鋒者。有以也。按江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淞爲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嬰

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溢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高岡平行，可用騎兵為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於蓼角嘴、呂四場及新插港掘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庄廟灣。我軍苟能夾攻，使至湯潮岸，以西北騎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插港東臨北海，素有鹽徒數百艘聚。船崇明北徙之寇，欲劫鹽協徒而不果，置官于此以

提督鹽徒，使不為賊用，而為我用，亦一見也。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內，不為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榆東榆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插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姚家蕩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其要害曰新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且有鹽徒聚艘，曰廟灣，以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故以把總三人：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為陸路遊擊，住劄海安鎮。若山安在如臯、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

江淮要害論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衝雖極大艦皆可乘潮而入往歲倭寇實欲自鎮江以趨畱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周也又必水陸會哨互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鋒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也四府無患中原畱都可高枕而臥矣。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攸關如兵車相倚之勢故 勅浙江巡撫總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為聲援而不許自分彼此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攷海中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必由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于蘇松如遇正東風必由蔡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于常鎮如遇正北風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于兩廣然地方寫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戶百戶等船往來會哨聯絡其在浙江也南

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會。北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竺箔兵船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竺箔沙兵船哨至羊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會。北則營前沙林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之兵船會。此南北夾擊之策也。

### 遼東海防

遼故航海屬山東。自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島嶼相望。遠不過百餘里。近數十里。可泊船避風濤。故道具在。先是歲運花布給遼卒。遼人登人兩利之。後以遼左亡命。逃入海島中。爲害日甚。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鎮守李成梁奉命設策招降。散之。金復間使復舊業。焚燒屋廬。鑿舟塞井。而沉其器具於海。海患平。而禁海不得通。登遼遂絕。每歲九月。金州守備稍發舟師。撿島燒荒。以爲常。萬曆十九年。倭奴從據朝鮮。乃徵浙直水兵。統以



皇明世宗 卷三  
大將由登州渡海抵旅順駐防。時出奇兵，駕虎船巡哨大洋，以扼京津門戶。原設遊擊裁革，留兵五百。金州守備帶管防守。往來海上，若履平陸。然而更弛海禁，使商民給引撫道，聽海防同知盤驗出海貿易，是亦濟遼急務也。

###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緣路濬河，謂之路河。初海運由路河直達廣寧，外禦虜馬，內洩瀦水，而達於海。軍民賴焉。後海運罷而河漸湮，嘉隆間巡撫張連

請濬，增築河隄，高廣畫一。人馬通行其上，而河外護之。迄今凡三十餘年矣。隄日頽，河日湮，虜得乘隙入，而內水無所洩，輒瀦爲河。地不可耕，軍民無給食。久雨則斷炊煙，而人皆魚鱉。今宜大疏築之，使遼陽之粟得達于廣寧，而導其枝流別出，以入于海，乃可外禦而內守也。

### 瞭望

沿海一帶，凡稱海口者，俱係通賊要路。雖大小不同，長潮落潮，倭船俱可抵岸。其餘攤岸，或礁石，或泥淖，或爲潮溝所阻，或爲夾攤所隔，落潮船不能至。若長

潮亦可乘波近岸。終是險隘。其舊有瞭倭墩臺木架。因承平年久。俱皆傾廢。自萬曆十九年倭警以來。撫按議行。凡濱海臺架。查照脩復。又於緊要處所相地勢衝緩。更加增益。立木架者。以地濕不能築臺。築土臺者。從權宜以備瞭望也。

寧前道所屬。自中前所沿海芝蔴灣至中左所王刀屯臺。延長三百二十三里。通船海口八處。瞭倭臺架凡二十五座。

分巡道所屬。自錦州杏山驛沿海顧家山起。至三岔河西岸止。延長四百五十五里。通船大海口十三處。小海口五處。瞭倭臺架凡二十七座。

海蓋道所屬。自海州娘娘宮起。至金州黃骨島堡旋城臺止。迂回轉折。共長九百三十二里。通船海口二十一處。瞭倭墩臺凡五十七座。

分守道所屬。自湯站堡黃嘴架起。至長奠堡沿江馬路衝架止。延長三百一十里。通船海口十八處。瞭倭臺架凡六十二座。

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

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疋紬絹絲綿私出外境  
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馱載之人減一等物貨  
船車竝入官於內以十分爲率三分付告人克賞若  
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  
其拘該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夾帶或知而故縱者  
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軍兵又  
減一等

洪武二十二年令守禦邊塞官軍如有假公事出境  
交通及私市易者全家坐罪

凡守把海防武職官員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噠報水分利金銀物貨等項值銀百兩以上名爲買港許令船貨私入串通交易貽害地方及引惹番賊海寇出沒戕殺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俱問受財枉法罪名發邊衛永遠充軍。

凡夷人貢船到岸未曾報官盤驗先行接買番貨及爲夷人收買違禁貨物者俱發邊衛充軍。

凡沿海去處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許令出洋外若姦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

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私將應禁軍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爲首者處斬爲從者發邊衛充軍若止將大船雇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雖不會造有大船但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與探聽下海之人番貨物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番貨竝入官其小民撐使單桅小船給有執照於海邊近處捕取魚蝦採打柴木者巡捕官旗軍兵不許擾害。

私自販賣硫黃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問罪硝黃入官賣與外夷及邊海賊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將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俱發邊衛充軍若合成火藥賣與鹽徒者亦問發邊衛充軍兩隣知而不舉各治以罪

凡官員軍民人等私將應禁軍器賣與進貢夷人圖利者比依將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斬為從者問發邊衛充軍

凡沿海軍民私往倭國貿易將中國違制犯禁之物愧獻倭王及頭目人等為首者比照謀叛已行律斬

仍梟首為從者俱發烟瘴地面充軍

凡姦民希圖重利夥同私造海船將紬絹等項貨物擅自下海船頭上假冒勢宦牌額前往倭國貿易者

哨守巡獲船貨盡行入官為首者用一百斤枷枷號

二個月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為從者枷號一箇月

俱發邊衛充軍其造船工匠枷號一箇月所得工錢

坐贓論罪

凡豪勢之家出本辦貨附奸民下海身雖不行坐家

分利者亦發邊衛充軍貨盡入官

凡歇家窩頓奸商貨物裝運下海者比照竊盜主問

勢宦亦宜  
一究

罪仍枷號二箇月，隣里知情與牙埠通同不行舉首，各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

凡關津港口巡哨官兵不行盤詰，縱放奸民通販倭國者，各以受財枉法從重究治。

凡福建浙江海船裝運貨物往來，俱着沙埋地方更換，如有違者，船貨盡行入官，比照越渡沿邊關塞律。

問罪，其普陀進香人船，俱要在本籍告引照身關津驗明，方許放行，違者以私渡關津論，巡哨官兵不嚴

行盤詰者，各與同罪。已上係刑部議覆新例萬曆四十年六月題准

日本海

日本在溟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

數百里，九州居西，為首，陸舉居東，為尾，山城居中，乃

國之都也，山城之南為和泉，又南為沙界，沙界之東

南為紀伊，紀伊之西為伊菟，此三山城之西為丹渡

左為攝津，西為攝摩，右為因幡，又西為伯耆，俱懸海

西南為筑後，後為大隅，又西為薩摩，為阿波，為五島，中有

澳可北為多岐，為對馬島，其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

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

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

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以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

### 前代朝貢考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始通於漢三十餘國至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

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請天子朝獻太守送諸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難升米等竝拜中郎較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平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彌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遣塞晉椽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彌呼死宗女臺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安帝文帝時俱遣使入貢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

國代為  
分道有  
漢法

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明年遣文林郎斐世清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奇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儀仗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詔不宣而返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四年其王孝德即位遣律師道照求佛法獻琥珀碼碯時新羅為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顯慶

三年天豐財遣僧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偕蝦蟇人朝咸亨元年持總遣使賀平高麗長安元年文武遣朝臣真人栗田貢方物求書籍武后晏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栗田輩請授諸儒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巾為贄悉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還後建中元和光啓等年常貢不絕宋雍熙元年守平遣僧齋然與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奉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拊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



經一卷。記室叅軍任希古撰。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印本。大藏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船歸。後數年。遣弟子奉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并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七年。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膚淺。無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圓通太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是後不通朝貢。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止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榼子。曰

硫礪等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併賜僧伴紫方袍。元豐年。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等還。遣僧仲回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年綱首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乞於市。至臨安。詔守臣支給津遣。明州養贍。候有便船。發回。十年。七十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舟。悉與給還。仍給常平賑恤。慶元六年。至

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候風便。津發。宋自中葉。歷久無貢。元世祖遣使詔諭之。不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討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

本朝備倭通貢考

皇明洪武二年。倭寇山東。竝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粵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王入貢。王曰。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好

語。既而發舟數千襲我。風霆漂覆。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王氣阻。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

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延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求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佛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

任人大計本朝治倭之事一付信國而已  
畢後人妄議之可姍也海上任信國山海任中山得人如是

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規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堞福建漳泉人為兵戍並海衛所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八月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海賊

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蒸死。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給付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付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勅封為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為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蓋都督

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沓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壩，入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壩。入櫻桃匯，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倭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利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雍侯趙庸招瑩戶島人漁丁賈豎，蓋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為

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于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也

太縱

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已而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剗視中否為勝負於是朝廷下詔備倭七年來貢十一年寇海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為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蔓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

皇明世宗 卷七十五  
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劾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芟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

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然。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大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或云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訛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欠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出兵。輒齎糧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言我貨本倭王物。盤據海洋不肯去。小民迫於貪酷。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史黠僧。

所以致此  
言豪貴也  
細也

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奸細於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治兵捕賊統上章鑄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海防大壞於此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群盜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孖巡視兩浙兼領

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浙閩叅將勦賊顧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略未幾群賊踵至柵塞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群寇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部兵往來海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脇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功類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三  
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誦。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鄞。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淞。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忤薦鏜。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持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

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忤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忤。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天寵。逮詔獄。論歿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市帑。請給鹺課。迫脇富民。釋脫



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  
征發漢土官兵川湖廣山東西湖南北靡不受害臨  
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  
受其害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  
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  
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  
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唐順之代  
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者劉燾宗  
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錦衣千  
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卽加

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衣千戶不數  
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未幾宗憲亦被論逮獄  
識者寃之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  
北廣東人皆從倭奴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  
人副總兵三人叅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  
較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自壬子至  
戊午幾至滔天癸亥年漳泉賊徒勾引生倭入寇仙  
遊等處巡撫譚綸調義烏兵由水路擊破之賊遂斂  
息至萬曆丙申寇朝鮮特設經略重臣及道府多官  
往援費至百萬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六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江南倭防

禦寇之法。海戰爲上。故先之以海防。海防失守。而後滋蔓及江。故江防次之。

海防

蘇松海洋。乃倭奴內犯之上游也。哨捕于海中。勿使近岬。是爲上策。拒守于海塘海港。勿容登泊。是爲中策。若縱之深入。殘害地方。首當坐罪。

江防

江防以拱護 留都為重。長江下流。乃 留都之門

戶也。遇寇于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為上策。截殺于

江中關隘。營前沙狼山靖江之類使賊不得遡流而西。是為中

策。若縱之過金焦礬山。震驚陵寢。罪坐不原。

蘇松常鎮四郡

唇齒相維。利害相共。賊至境則當禦之。賊過境則當

追之。賊犯鄰境則當援之。

太倉長吳等一十八州縣

地雖各有封守。民雖各有統屬。賊至而捍禦之。賊過

而尾擊之。賊攻鄰邑而翼擊之。義與府同。

各沙要害

此當責之沙耆民與沙船者也。太倉州崇明縣太鎮

二衛。各巡捕官帥之以哨捕。兵備道授之以命令。齊

之以賞罰。有所廢置。申請各院而行之。

腹內地地方要害

此當責之團長鄉兵者也。其間有當用民壯弓兵者。

州縣巡捕官與巡簡帥領之。

一復兵額。祖制每衛設千戶五。每所設軍一千一

百二十名。每縣設巡司弓兵。又設民壯。今以蘇州

一郡言之。蘇州太倉鎮海三衛設軍一萬六千八

舊制較郡邑設兵因兵治食未聞練兵而加賦也兵賦之加其起于官兵不足用乎故能稽兵額復兵糧督總連營江海合操

上之壯金陵百二之勢下之緩環島反側之謀計斯得矣

百名。巡簡司三十一。共設弓兵一千一百八十名。八州縣共設民壯一千九百三十名。通計一萬九千九百人。內除弓兵之扣解操江衙門者三十六名。民壯之扣解操江衙門者一百二十三名。又除巡鹽民壯一百七十四名。俱當扣聽外。其餘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七名。兵額不可謂不多。向因承平日久。干戈不用。借軍以運糧。逃亡役占。缺伍又多。今當有事之秋。可不亟行奏留與處補乎。因弓兵民壯不堪上陣。將弓兵裁省一百五十四人。差操民壯裁省七十二人。共扣克募兵銀二千三百六

兩。豈非亟當復舊者乎。夫以一萬九千五百餘人。分爲水陸二支。每支編作二班。或四班。按季輪當。至府城與水寨精練。務期轉弱爲強。人人可以殺賊。名名得其實用。何患于防汛乏人。此之謂不必募兵而兵自足也。

一復糧額。祖制每軍歲給月糧。臨戰又給行糧。向因缺伍。戶部以存糧作羨餘別用。一旦有事。軍門又題請別項錢糧用之。今欲奏還軍額。可不奏討原糧以還諸軍。與其裁減弓兵民壯。以克募兵之用。何如不減其額。見成各有身銀。不必別養募兵。

之爲愈乎。此之謂不必加賦而食自克也。

或問如何奏留。曰沿江沿海衛所官軍。乃留以備倭。查無倭患去處之軍。另撥上運。

或問如何處補。曰兵備道督責府縣正官。通行查選。汰其老弱。與市井棍徒。補以精悍餘丁。及貧民之願應例告克者。

或問如何輪番赴練。曰常以一半屬之本處衝所州縣。就便訓練防守。一半屬之巡捕官領赴該府團操。水兵則領赴海口水寨團操。更番代換軍門。坐委知兵武職一員。假以把總名色。爲之統督郡

守爲之監督。共同訓練。兵道以時閱視。一州七縣各可得兵一千餘人。分守地方。江邊海邊水陸兵。又可得一萬餘人。分守澹港小警。則各自爲戰。大警則互相應援。行之三四年。兵日益精。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倭寇安敢犯境乎。

一險要中有原無地形險阻。而實不可不設備者。如太倉崑山之薈子。崑山長洲之陸市是也。地當交界。兩處皆當團兵協守。然須分辨賊來處。當迎而拒之。賊去。當尾而追之。不可但顧其界內無事而已。握兵者宜申嚴此令。

分合

一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陽汛之期。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利。而倭警不必防矣。宜于每年三月九月初。各官共分汛地。領船出海防禦。春汛至五月終。小陽汛至十月將撤。歸。此每年防汛之分合也。

一海濱地里廣遠。欲一一屯兵分守。雖竭蘇松之力。不能也。惟擇要害爲倭所必登。必經之處。設備則可。耳若軍令數行。凡倭寇登岬。衆軍爭相援救。擒賊與逐賊亦何難哉。海濱亦然。此海邊派兵之分合也。

一

祖宗設衛所民壯弓兵。四散分別。有事則差都御史捧勅提督焉。正欲其聯屬調度。互相維持。而應援也。往年倭寇攻郡城州縣不救。攻州縣郡城不救。攻衛所亦如之。一處兵力幾何。而可以獨禦哉。必也處處以一半兵守土。一半兵聽調。或受圍之處。而留其聽調之兵。俱作守土。或賊所必不到之處。而守土之兵。必調征伐。則兵不患寡。勢不患孤矣。此內地派兵之分合也。

一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于精練與節制分合。

何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枝。每枝九百人。張犄角之時。常以一枝當敵。二枝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此臨陣進戰之分合也。

### 海防論

海防之策有二。曰禦海洋。曰固海岸。何爲禦海洋。會哨陳錢。分哨馬蹟。大衢洋山。遇賊要衢是也。何爲固海岨。修復

祖宗備倭舊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是也。之二者或謂禦海洋爲上策。若將官不肯會哨會勦。而以風潮

不便爲辭。縱賊登岨。不得已而陸戰。則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爲護短用長。兵家之忌。我自犯之。或爲四山離內地太遠。糧餉易匿。聲援難及。且風潮叵測。將官藉以規避。何從而稽之。萬一失備。致寇直搗。反誤事矣。不如陸戰。嚴其節制。將士豈能作弊也。愚嘗持是二者。質于總督胡公。虛江俞公。皆云前說爲優。復質于二華譚公。允齋嚴公。皆云後說爲善。今而後始悟諸公之論。但可通之于福浙。而蘇松事體。與福浙不侔。予嘗乘海舫。凌驚濤。覽形勝。及訊熟行海島之人。而知之。夫倭泊之來。必繇下八山。分艚若東南風

猛則向馬蹟西南行。過韭山以犯閩粵。若正東風猛，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浙江。若東北風猛，則向殿前羊山。過淡水門以犯蘇松。羊山在金山之東，大七小七之外。吳淞江順帆，不過一潮而已。其為賊之要衝，雖與馬蹟大衢相若，而淡水門捕黃魚一節，乃天設此以為蘇松屏捍，豈可謂遠洋備禦之難，而以羊山與馬蹟大衢例論哉。

蘇州海防與松江不同。松江有海塘而無海港，其設也。以陸兵為主。蘇州有海港而無海塘，其設備也。以水兵為主。何為有海塘而無海港，蓋松江之海起

于獨山，而迄于小湯滙，迢迢二百四十八里，皆有護塘為之限隔。高厚如城，別無港汊可以通海。護塘之內外相夾，皆水也。在內者謂之運鹽河，又謂之橫港。在外者謂之塹濠，又謂之護塘溝。昔人所以築此塘者，為捍鹽潮恐其害苗也。

國初用為金湯以備倭患，設衛所墩堡于塹濠之外。倭至則捍禦于海岬灘塗，不容登泊。萬一不支，則踰塹而守。倭進不得攻，退無所掠，護塘之功用豈小哉。邇年塹濠多湮，護塘海岬合為一岬，寇至即聚于護塘，而運鹽河之內水田狹隘，難于屯禦，大可慨已。今



修整塘復  
墩堡者固  
護塘之手  
足也設遊  
兵嚴巡哨  
者廣守港  
之耳目也  
防海之計  
此其所重  
歟

須浚治塹塘。復衛所墩堡之法。選陸兵。委知兵叅將  
精練于平時。遇汛則分布信地。協守互援。無容一賊  
登岸。則松江海防。庶幾其無悞乎。何謂有海港而無  
海塘。蓋蘇州之海。起于嘉定之寶山洋。而迄于常熟  
之白茆港。其間水口之大者曰吳淞江。曰劉家河。曰  
七鴉浦。曰白茆港。其次則綵淘黃窰新塘茜涇之類。  
皆潮汐所往來。沙船所出入。原未嘗築塘以限隔之  
也。故倭舶乘風乘潮。可以衝突。而我兵船亦可駕風  
揚帆。以哨以禦。向來吳淞江口。副總兵親提兵。結水  
寨以控扼之。而劉河七鴉白茆亦各有把總兵船分

守。其備不可謂不密矣。但各兵船畏颶風常泊于港  
內。賊至或不知。或知而禦之不及。又各知自分彼已。  
不肯協力應援。俟賊入港。然後官兵擊之。不亦晚乎。  
爲今之計。必須軍門立爲限時限程之法。信賞必罰。  
如有僨事。罪坐水兵官。問以故縱。則蘇州海防。庶幾  
其無悞乎。或者曰。松江無海港。固不重乎水兵。海岬  
之外。可不設舟以巡哨乎。蘇州無海塘。固不重乎陸  
兵。海岬隨處可登。可不設兵以防守乎。曰。是不然。松  
江海灘。皆淖泥也。潮至時雖可以逼岬。而易于閣淺。  
潮退時舟不能近岬。須涉淖泥中行二三里。或七八

皇明世宗 卷之六  
里。哨舟何處可泊乎。向來原設遊兵船巡視于洋中。墩堡軍瞭望于岍上。所患者上不嚴失報之誅。則人莫肯盡其心耳。蘇州海濱處處皆有墩堡。若勤于瞭哨。遇警則各港水兵響應而逐之。各巡司弓兵與地方團營兵併力以禦之。賊豈能遽犯哉。所患者上不嚴坐視之罪。則人莫肯盡其力耳。海防之策。禦倭于海洋海岍。既詳言之矣。若計今時至計。似不在于海而尤在于留都。留都海防相爲表裏。何也。

祖宗根本之地。乃邊方所覘以爲向背者也。故兵法曰。居中以禦外。向來留都所設四十八衛。養驕氣。傲跋扈。難制。廟堂遠覽。取總兵之有重望者。坐府彈壓。此見雖善。尚覺不能無遺慮也。蓋總兵之所以負重望者。繇其統大兵于海上。得展方略焉耳。非謂子身兀坐。卽能懾服乎奸宄之徒也。若但以其官高望重。而使之帶千數之苗兵。無所作爲。無所誅賞。而空臨于京師數萬卒之上。吾不知此總兵者。平時雖號勇敢。其謀猷學識。果太公諸葛之儔。而一言一動。盡可默禡桀黠之膽乎。設使舉動之間。少有輕率啓釁。則素望將損。而前車再覆。今日駕馭之微機。或爲自

伐之拙謀矣。須以功能素著總兵一人。如俞大猷戚繼光者。置之吳淞江口。而帶銜于留都。列諸五軍都督。其陸兵叅將。則專駐金山。精練馬步兵幾千。固守乎松江之江塘。水兵叅將。則分駐竹箔營前二沙。精練舟師萬餘。哨守乎蘇州之海港。春汛相近。則總兵親駐吳淞江。以爲叅遊之領袖。小陽汛亦如之。防汛畢日。則總兵歸坐五軍都督府。而調水兵一半。至龍王關。與南京水軍夾操陸兵一半。至大教場。與南京陸軍夾操。更番去來。踪跡無定。嚴明賞罰。權柄不移。而海濱水陸所存之兵。則委之叅將督練防守。如是則隱然示在外之兵。至強至衆。足以防護皇都。而若無藉于四十八衛。在外之將。愈出愈奇。足以定禍變。而不專倚乎五府兵部。所以陰折夫郡邪。眇視之心。而貽留都之安者。何如也。留都安則海濱鹽盜之徒。不敢嘯聚。而海防之政。益易于修舉。

江防論

謹按長江下流。乃海舶入寇之門戶也。溯江深入。則

留都

孝陵爲之震動。所係豈小小哉。故備禦江之下流。乃所以保留都護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六  
陵寢至要至切之務也。向來夾江南北，分兵戍守，遊兵船往來巡哨于其間，江防不可謂不密矣。然而寇不聞息者，豈無說哉？良繇撫操巡江官聯之義不明故耳。何也？我

朝大江南北各設巡撫。留都專設操江巡江，所管轄信地雖殊，而四院事體則相關而不可分。今操巡專管江中之寇，寇若登陸，則讓之曰：此巡撫之事也。巡撫專管岸上之寇，寇若入江，則讓之曰：此操巡之事也。一江南北胡越頓分，同握兵符，爾我相遜，何惑乎江寇之弗除也哉？今莫若先正官聯，官聯者聯屬

四人爲一。利害休戚異形而同心，戰守賞罰會謀而齊舉。如江寇登陸，操巡督發兵船進內港以協捕之。陸寇入江，巡撫督發哨船出外江以策應之。庶乎寇計窮而無所容，江患其永清矣。江患息則留都陵寢萬億年鞏固而不搖。江防之策孰先于此。

今之論江防者，孰不曰營前沙者大江之第一關鍵也。靖江江陰其第二也。瓜儀京口其第三也。守此三者則海寇不能飛越而窺。留都愚竊以爲不然。何也？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然而倭寇犯金陵，未有繇此而進者。以沿江南岬疊障如屏，而潤州秣陵之

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  
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蕪湖。采石。走太平而北。  
豈非地勢之至要者歟。故保留都。須嚴江防。嚴江  
防。須重江北。賊計狡猾。常避實而擊虛。不可但以江  
中之關鍵為恃。而為賊所詒也。

太湖古震澤也。延袤五百餘里。雄跨蘇常湖三境。自  
宣歙以東。富陽以北。諸溪山之水。咸吐納焉。全吳巨  
浸。無大于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  
則三郡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于此。或曰。  
東西洞庭及濱湖諸山。古來兵燹。莫及。奚必議守禦。

曰。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或從京口。或從三壩。志在  
城郭。則山林必在所遺。若倭寇則不然。志在擄掠。棄  
無就有。今腹內諸村鎮。搜刮已盡。其志必未經兵燹  
之處。則沿湖諸邑。非所當防者耶。况自宜興至金陵。  
為道甚捷。皆今日兵議所未及也。其可不思先事之  
防乎。或又曰。湖中風波。與江河異。若之何其禦之。曰。  
此非魚網船不可也。何也。江船與海船不同。海船與  
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泖船又不同。內河之  
船。即今之官航民船是已。江船大者為川。為襄。小者  
為滿。江洪。為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廣東新會船東  
莞船大福船草

撤船海滄船開浪船高把稍船騎船若湖  
八槳船廣船漁船蜈蚣船兩頭船網船沙船

柳之船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礮

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衛所巡司所用者謂之

巡船鄉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者謂之

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風濤之性尤未若漁船

之便利也漁船莫大于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裝二千石或

五道可裝一千石或四道可裝千石無開寒暑晝夜在湖每

二隻合為一舍素為賊之所畏聯而鯨之太湖攻戰

此其最善乎此船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可裝五百石二

道可裝百石是也江湖中皆有之若風息時無問大小

皆不適用蓋帆檣之所利者狂風怒濤也其尾無檣

其傍無槳風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擊楫為有用

矣其次為江邊船大者可裝二千石以自五桅以至

二桅亦專使帆無檣與槳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

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揚子江則繇錫山高橋下江

水寬處然須重載壓船喫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為

廠稍船大者可裝六七百石又其次為小鮮船即湖

船是也漸降至六七十石二者皆有帆而有檣又其次為剪網船

不滿百石亦合二隻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為絲網船駕

為一舍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為絲網船駕

使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堪用此二者各湖所

皇明世去錄

卷七十六 江南倭防

三

共有也。又其最小者為剗船。三四人盪槳如飛。疾于剪網。但不用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超淖泥。潑賊舟。舟滑難立。大為賊之所憚。此船惟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無。而吳江之二十九都者。慣一行劫。至為可惡。凡此皆漁船之可用者也。其他湖泖內港漁船。尚有輒網。一人坐于船首。輒魚者。是趕網。趕者是。逐網。一二口。網在船頭者。是罩網。秋冬罩魚。夏月則歇而捕。出雞。江網。立木于吳淞江。鮎魚口水之類。兩帶頭。一隻安坐漕。岸上起網者。是。六者皆遲鈍。不適于用。所適用者。惟鷓鴣船。一名水老鴨。一槳或二槳。出于吳江長洲二縣。其駕

使不過二三人。其駛浮于剪網。善用之大為軍旅之助。或又曰。週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備之。曰不然。湖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韭溪葉港。雪落洪。珊關鮎魚口。吳縣之莫舍淩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浦。嶺吳塘門。武進之馬蹟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謂之探報。帆罟邊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日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籍之於官。蠲其重役。專委一廉仁有司。點聞之。則庶乎不敢規避耳。

蘇州乃南都之裊褥也。計賊所入之境有三。一曰毘陵。二曰太湖。三曰武陵。何言乎毘陵也。從古論江南咽喉者。皆曰京口。不知夾崗險隘。易于堵截。賊豈敢繇此而東。其勢必據鎮江。遣舟師從河莊閘。進五十里至奔牛。又三十五里至毘陵。頗為便易。既至毘陵。則丹陽金壇。皆可傳檄而定。而無錫以東。咸入其彀中。此蘇州北境之患也。何言乎太湖也。賊繇蕪湖溧陽宜興下太湖。片帆可至胥口。此蘇州西境之患也。何言乎武林也。賊繇采石徽歙富陽蠶食而至武林。不覺其進而災害漸逼。此蘇州南境之患也。北境

者頭顱也。乃正兵也。賊以下駟致吾上駟。羈縻歲月。相持而無取決。而以太湖之兵。衝吾右脇。武林之兵。擊吾後尾。此謂奇兵。識其機而預防之。此備中原巨寇之大旨也。若夫倭寇之來。必繇吳淞劉河白茆福山諸口而入。當嚴江防海防。遏之于初至之時。勿容登泊。策之上也。萬一內侵。堅壁清野。進不得攻。退無所掠。饑疲而去。則追而擒之。策之中也。

或問蘇之險要有幾。曰倭寇之犯郡城也。水港浩繁。陸路交錯。所當控扼者。不過十四處而已。請詳言之。賊若自海口而入。則嘉定之吳淞江。黃窰港。太倉之



劉家河。七丫口。四者其險要也。若自大江而入。則常熟之福山港。許浦。三文浦。三者其險要也。此皆本府險要之在外境者也。能守此七處。不容賊舟輕入。則一州六縣。皆晏然無虞。况府治乎。但海濱不止于嘉太兩邑。在南則嘉興之海鹽平湖。在東南則松江之華亭上海。皆是也。江口亦不止于常熟。在西北則常州之江陰武進。鎮江之丹陽丹徒。皆是也。鎮江路遠。且置勿論。嘉松常三郡江海口岨。賊一內犯。則長驅至蘇。蘇之所恃以禦之者。不在于交界設險乎。此之謂腹內險要也。若不能守。而縱賊過界。則海口江口

所設之險。均爲無用。與不設同。故設險以外境固爲制敵上游策之上也。而腹內險要。亦不可視爲輕緩。在南方。則吳江之平望。所以禦海鹽平湖之衝。長洲之周莊。所以禦華亭南路之衝。在東南。則長洲之陳湖。所以禦華亭中路之衝。崑山之磧浩安亭。所以禦華亭上海之衝。爲途不同。同于備海寇之深入也。在北方。則長洲之蠡口。所以禦無錫間道之衝。長洲之望亭。所以禦江陰南來之衝。吳縣之太湖洞庭兩山。所以禦江陰無錫武進寇舟逸入之衝。爲途不同。同于備江寇之深入也。總而計之。外境之險要有七。腹

內之險要亦有七。皆蘇郡之安危所係也。何者當設水兵。何者當設陸兵。何者當兼設水兵陸兵。擇將選兵。勿恤糧賞。常以一支當敵。鄰支應援。振肅軍令。蘇郡豈有不安。

洞庭東山卽莫釐山也。太湖浩渺。其東爲山者十有七。而莫釐最大。週圍四十里。地占三鄉。

國初原屬角頭巡司。因去西山遼絕。相顧甚難。特創東山巡司以轄之。居民稠密。商賈爲業。重利而輕生。一遇寇警。合山之人。齊奮而出。不賴官兵。自相抗禦。見今設兵哨營寨者八。在北曰嘶馬哨。曰梁山哨。在

南曰渡船營。在東曰北湖口。在西曰長圻寨。在東北曰烽折哨。在西北曰毛園哨。在西南曰葑山營。各統之以耆民團長。選鄉兵而訓之。府縣官間一親閱。務期實用。但水兵未經酌處。似宜報湖船編甲長。而以五桅盤箍船領之。有事責其在湖。與巡司一體巡哨。庶幾郡城可無西顧之憂。

洞庭西山。乃包山之別名也。太湖中峙之山。在西四十有一。而包山最大。週圍一百三十里。角頭巡司在焉。管三鄉五都。廬聚物產。大略與東山同。盜素難犯。嘉靖甲寅。倭寇登劫。一鯨爲團長徐木等所截。自黃

麻門從漫山而下。向空湖常州境去。一鯨爲耆民周  
瓚等所逐。至獨山轉戰三四十合。往無錫境去。蓋山  
民重于保家。而輕于用命。沿習有如此者。其在湖謀  
利諸船。衝冒風濤。視險如夷。尤堪召用。今所設者。旱  
寨有六。北曰大勝。南曰石公。東曰元山。西曰角山。東  
南曰龜山。西南曰廟山。各領之以團長隊長。朝夕訓  
練。而水兵船尚爲缺典。似宜通行選練。與東山水陸  
兵相爲聲援。湖中有警。責令夾擊。更與西北馬蹟諸  
山。西南石湖諸山。約爲犄角。無分秦越。則盜必不敢  
窺太湖矣。

吳縣險要。與長洲不同。長洲乃賊之來路。吳縣乃賊  
之去路。何也。倭舶從海而來。或自大江而來。泖河淞  
婁福山之類。皆其所從來之路也。皆長洲地方也。太  
湖在吳縣之西。倭寇來此不便。往年出石湖出胥口。  
皆滿載之後。因憚東北方官兵阻截。欲假太湖走吳  
江以出海。乃所爲賊之去路也。夫其來旣皆在于長  
洲。則長洲設險捍之宜也。吳縣爲賊去路。則逐之出  
境已矣。險要之說無乃贅歟。曰否。所謂設險者。團鄉  
兵于水口兩岬。拒賊之入。非拒其出也。况賊可從此  
而出。亦可從此而入。方其出也。謂之去路。若回翔反

顧。即來路也。

按長洲與崑山常相接壤賊縣諸邑而來皆可直突城下舊有六涇壩以謁列河西來之衝有唐浦以致吳淞之寇有饑底譚以控三泖之患有夾浦以張犄角之勢有蓋口以峙郡北之門

長洲縣與吳縣利害難易迥乎不同。蓋長洲分治郡城之東南北三方。與崑山吳江常熟無錫相接壤。吳縣之所轄者。諸山與太湖而已。倭寇自江海而來。不當其衝。長洲則吳淞江婁江陳湖楊城湖諸蕩四通五達。賊舟無不可至。若東從劉家港越崑山。則犯婁門。北從白茆港福山港越常熟。則犯齊門。西北從江陰越無錫。則犯閶門。南從嘉興越吳江。則犯葑門。東南從七團八團經千墩石浦入吳淞江。流散角直等鎮高塾等村。亦會于葑門。在在可以衝入。則在在當

為之備

戶有澗墅以禦西北之戎金城湯池偉乎烈矣識者輒以為憂蓋四面受敵險不足憑也

陸涇壩在婁門東六里。乃寇從劉家河西來必繇之衝也。長洲之東境。至陸市舖。而交崑山縣界。舊之設險者。凡三重焉。官瀆橋營。所以捍衛婁門。為第一重也。陸涇橋築土壩。建木城。敵樓設團營于陽城湖濱。所以為唯亭官瀆二營之策。應乃第二重也。最東近陸市舖。設小唯亭營。所以禦敵之來。若外戶。然乃第三重也。以愚觀之。小唯亭者。賊西行之正路也。其南有沙河。北有陽城湖。萬一賊計狡猾。不繇正路。而繇南北間道。豈不反遶出小唯亭之西乎。故東境設險。

皇明世法金  
陸涇橋壩爲最要。往前兵備任公與倭鏖戰嘗奏大捷。卽此地也。其北陽城村團營。相城團營。皆爲湖防而設。荻區團營。乃爲彭渢而設。然皆羽翼六涇。官瀆不可無也。

葑門東六里爲黃石橋營。又六里爲金雞渢。又六里爲斜塘營。又六里爲唐浦巡司。乃吳淞江轉折而南處也。土壩在焉。自此而東爲角直浦。與崑山交界。唐浦設險。所以遏寇從吳淞江衝來之患。

鑊底潭。葑門之東南。三里有瓦硝涇。在菴渡橋北。從北涇入。歷黃天蕩六里。至瀆墅湖。又三里至鑊底潭。又東八里至陳湖。又東南至澱山湖。又東南至泖塔湖。陳湖曠野。難于設備。鑊潭有村落。聚兵于此。則東可以控賊從松三泖而來之患。

葑門直南而行。歷菴渡橋營。尹山鎮。而浮橋鎖于水口者。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也。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涇港。連太湖。南抵吳江。諸江北接長洲。尹山諸湖。賊舟若至夾浦。則南犯吳江。北犯長洲。勢不可遏矣。今夾浦設團營官兵。而其東吳淞江。章練塘。又各設兵。以爲夾浦外障。兵營張犄角之形。守禦協唇齒之固。則長洲之東南。庶可無患。

皇明世宗 卷之六  
齊門外直北五里爲陸墓。又五里爲周涇舖。又二里爲蠡口巡司。從此而北。至永倉敵樓。與常熟接壤。所謂常熟官塘是也。通計團營之設者。一無量營。石家浜營。夾塘東西而立。乃齊門外第一層險也。陸墓營。南橋鎮營。亦東西夾塘而設。乃第二層也。陸墓爲蠡口營。蠡口之西北爲冶長營。冶長之東北爲永倉營。其形若鼎足者。乃第三層也。塘之東爲彭漚。爲陽城湖。施澤湖。直通常熟崑山二縣。塘之西爲長蕩。爲曹湖。爲黃埭蕩。直通無錫縣。若蠡口者。直郡城之北門也。能守此。可以遏寇之來矣。此外又有錢萬里橋團。

營則緣郡城西北空野。其水與長蕩相連而設。露城鎮團營。則緣郡城東北空野。其水與陽城湖相通而設。一則爲婁齊門之羽翼。一則爲閶門之羽翼。皆不可無也。

泔墅在閶門西北二十餘里。南北運道之要衝。戶部分司在焉。居民稠密。錢鈔出納。無城堡可守。若寇從無錫而來。乃必繇之道也。往年倭寇五十三人。自南京至吳縣之橫涇。爲官兵所截。正繇乎此。其南爲楓橋商賈駢集。乃入蘇之正道也。又有虎丘山塘涇。貨物亦阜。乃入蘇之間道也。泔墅有備。則寇自西北而

來均可以無患矣。今設濟墅鎮營。其北又設望亭團營。

真儀在縣西二十里。巡司在焉。其西三里。與長洲交。謂之界浦。西北二三里。爲陽城湖。東北五里。爲傀儡蕩。又北數里。爲巴城湖。水澤環屬。舟楫通利。鹽盜出沒。真義實當三面之衝。賊若繇府治而來。必經此道。蓋西境之咽喉也。團結鄉兵。與司兵協守。一則可以遏賊東下。而爲縣城之藩籬。一則可以梗賊南衝。而爲常熟之隄備。

斜堰在縣治西北四十五里。臨七浦塘。七浦東自白茆。西至陽城。合崑城諸湖之水。泛濫不常。故築堰以拒之。賊若因常熟南行。必繇此。犯縣境。過此則水陸路雜。無險可據。故必設兵一枝于此。與常熟之兵。互爲聲援。庶幾可拒也。

### 常熟縣總論

常熟爲蘇州之北門。且合四郡之關係。莫有先焉。蓋長江者。留都之門戶也。蘇松有海防之寄。常鎮有江防之寄。皆止一面。常熟枕江帶梅。獨兼二者之防。且當長江入海之口。海寇若遡江窺。留都。犯陵。寢阻運道。必先繇此。則其關係之大。又在常鎮濱江。

此言暹白  
茄上游之  
寇詳矣吳  
中北出之  
水皆繇此  
港入海導  
而濬之不  
惟利民實  
可緝盜

諸邑之上。備常熟。乃所以控江之上。游控江之上。遊  
乃所以護陵寢。保留都。爲運道計也。

白茆港口西距縣治九十里。東臨大海。洪武初本港  
原設巡簡司。天順初因江面水闊。倭舶乘風而上。輒  
抵城下。添設官兵。立教場操演爲防春之計。成化中  
置營寨官廳鼓樓軍房七十餘間。後又築市屋集商  
人。壯形勢。久而漸湮。邇因倭寇復撥衛所官兵及游  
兵把摠廣福蒼沙等船。水陸防守。且建朱家堡于近  
地。較之國初聲勢十倍。然寇所從入之路。必自東  
北洋乘輕舸。道三升。高家縣後。以至三渺。視風汛之

順逆。以犯福山白茆。而犯本港之路。則登舟沙。其賢  
要門戶也。若遏之于登舟之東北。賊不能登犯本港  
矣。此又拒寇于上游之策也。或謂白茆已塞。寇舶難  
入。兵可裁革。曰不然。吳中北出之水。皆繇本港入海。  
其通其塞。海隅東偏農夫之苦樂。係焉。海隅東鄉賦  
稅之盈縮。係焉。必當濬而通之。但民樂生。乃遏盜之  
本也。或又以港通則引寇爲慮。曰不然。使港而通利  
也。寇可入。兵獨不可出乎。夫水利修則兵食足。兵食  
足則不必加賦于民。而軍需常給。此兵農兩利之道  
也。今水陸官兵四千餘人。坐食港口。宜倣古屯田之



許浦福山  
卽宋水軍  
寨設船分  
所修舊蹟

制防春之暇。就用之以興工。有警則為兵。無警則為  
工。奏請于朝。大修水利。更召各村貧民給之工食。相  
叅而用。則兵有王事之勞。而無暇為非。官籍夫兵之  
用。而不為徒費。豈非一舉兩得之策。

許浦在縣東北七十里。卽宋之水軍寨也。國初改  
為巡簡司。其地東通大海。北枕揚子江。要害與白茆  
等。但宋詳于本港。而略于白茆。我朝則反其制。何  
也。許浦在宋時為大道。故苗劉之變。韓世忠提兵勤  
王。李寶奏膠西之捷。皆繇此入。今其壤半嚙于江。存  
者亦漲而為田矣。近年倭寇屢從此所。陸行至梅李。

也梅李當  
許福白茆  
適中之會  
賊常據焉  
戊梅李後  
可捍蔽諸  
賊前可干  
城生靈設  
險而先梅  
李此為特  
見三丈浦  
通壩之論  
可直登白  
茆之說並  
傳

蓋避白茆福山兵船之阻。而乘我之無備也。本港司  
兵。不足以當之。寇遂橫行擄掠。或直擣城下。今宜設  
兵船于此防禦。而團結鄉兵。為扼險之計。水陸兩利  
矣。

福山堡亦宋之水軍寨也。東通大海。北枕揚子江。要  
害甚于白茆。蓋常熟為蘇之北門。福山在縣北四十  
里。與通州狼山相望。居民可二千餘家。江艘江舸多  
集焉。素稱雄鎮。是福山又常熟之北門也。邇年倭寇  
每以此為捷徑。其地舊雖設有巡司。勢莫能支。嘉靖  
甲寅。臺臣建議築堡。設把摠指揮。統水兵在江巡哨。

府縣官統陸兵在鎮屯守。可謂密矣。然寇犯本港。須自三斗高家縣後。以至三沙。然後西至本港。則三沙之防守。尤所當重。此皆目前權宜之術。而非經久之規。必須奏分蘇州一所官軍。常州佳劄。如吳淞江事例。方爲長策耳。又按五代錢氏據江南時。創開江營。都水使募水卒以通水利。號曰撩淺。又于港浦要害處。置閘啓閉。而國賴富強。今能修復其制。閘可以阻海泊之長驅。而所募之卒。撩淺之日少。團練之日多。一有不虞。官兵鄉兵。互相策應。兵農兩利之道。莫善于此。

三丈浦在縣西北八十里。北通大江。迤西二里。卽黃泗浦也。與通州對境。販松鹽者。絕江流往來。舊設巡司在焉。黃泗浦土疎。善崩。屢濬屢塞。邇年倭寇俱假三丈浦出沒。乙卯賊嘗巢之。而無錫洞庭之賊。皆道此出江。叅政任環殲賊于此者再。賊乃遁去。後有司築土壩。使不得直擣。然而農田病矣。萬一賊自通州乘風直搗。雖曰伊邇楊舍。鄰援可望。恐難恃也。須詰戎兵以防不軌。決壩堰以溉農田。

梅李在縣治東北三十六里。又東北爲許浦。東南爲白茆。西北爲福山。道里適中之地。常熟東北諸水。莫

三  
明  
世  
法  
金  
卷  
之  
十  
六  
三  
大子許浦賊常繇此入。往年賊首劉鑑自許浦入寇。據梅李以爲巢。進攻縣城。而白茆福山諸賊時相約會。蓋進易以攻。退易以走。賊常得勝策。而我輒爲所備。不能先據地利故耳。爲今之計。莫若屯戍官兵于此。有警則分番策應。常留一半不動。賊若來犯。我常得以逸待勞之策。必不能直抵城下。且斷白茆諸賊。使不得潛通往來。尤可以殺賊合綜之勢也。

吳塔在縣南盡處。與長洲縣分界。尚湖華蕩居其西北。蠡口居其西南。其南則爲入蘇大道。華蕩蠡口皆可通無錫。而蠡口尤捷。往年賊自無錫而來。北入三

丈浦。賊巢嘗繇此道而掠洞庭。兩山之賊。過齊門去者。亦此道也。蓋當西南二面之衝。非直小小險要而已。况平時鹽盜出沒無常。獨以一巡司轄之。弓兵爲數幾何。而可當此大任耶。須特設官兵一枝于此屯戍。而弓兵之額。比舊倍其名數。其策可行也。

唐市在縣東南四十里。南與崑山連壤。二縣往來必繇之道也。賊自南來。流突北行。此爲要衝。不可以不備。其北雖有朱家堡。然去崑承湖口已遠。但可備白茆流突之賊。殊非爲縣城籓籬之意。必設官兵一枝于此屯戍。與崑山斜堰兵船互爲聲援。庶可以遏賊

皇明世去錄 卷之十六  
之衝而賊不敢北出矣。

### 吳江縣摠論

吳江界于蘇嘉二郡之間。乃運道之要衝。吳越之咽喉。天下有變。兵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胥經乎此。勢所必爭。且其地西枕太湖。通吳興宜興。東濱洞里諸湖。通松江吳淞江口。四通八達。無適而非鹽盜之藪。腹內諸邑。茲其最難守禦者。故國初設巡簡司。各邑皆不過二三。而吳江獨至于八。所轄五百六十二里。皆水限隔。匪舟弗行。民善于水戰。村舫漁艇。一呼而集。動以千計。譟進追賊。其駛如飛。風帆不及也。

夾浦在縣治北一十里。乃吳淞江之上源。太湖之委流也。東行二百六十里。至吳淞所入海。賊若自吳淞江而來。南犯吳江。北犯長洲。此爲分蹤要衝。或寇入太湖。欲出東海。而繇鮎魚口瓜涇港以來。亦自夾浦橋出。乃往來必經之道也。况爲運河關隘。賊若據此。則本縣與郡城。聲援不相接矣。故必設守于此。而後可。或曰。守夾浦孰與守陳湖。曰。陳湖遠在東北。散漫無統。此地湖水東出。洶湧深闊。賊擄舟橫渡。水兵夾攻。豈能直達乎。若夾浦不守。則長驅而下。難于控制矣。

平望在縣治南五十里。乃浙直之咽喉也。松陵以南。險要無踰于此。宋元以前。或置寨。或團結。僞吳張士誠嘗築城于此。鞏固縣城。極爲有見。議者但謂宜守勝墩。不知平望實控制嘉湖二路。若棄而不守。使賊得駐足之地。闖入腹中。我兵列屯置守。反在于外。非計也。故必修復舊城。屯重兵以扼賊衝。更設兵于勝墩。以爲聲援。庶賊不敢深入耳。或引唐湖之捷。以證勝墩之當重。不知唐湖雖險。東西支路甚逕。難于隄防。

鮎魚口在太湖之北。距縣治十八里。南受太湖。北流匯爲鱸塘。又北過五龍橋。入吳縣界。爲盤門。運河爲古塘口。入長洲縣界。爲澹臺湖。與運河合。賊若自郡城走吳江。必自五龍橋出鱸塘。或從太湖。或從古塘。而鮎魚口乃必繇之道也。須設水兵于此。與吳縣之五龍橋。本縣之夾浦橋。兵船互爲策應。則舟師之長技。捷于倭寇百倍。賊必不敢入湖而犯縣治矣。

簡村在縣西南數里。濱于太湖。太湖之南有簡村巡簡司。縣之一都二都四都十九都皆隸焉。北至鮎魚口。南至震澤鎮。西郊之外。迤北湖面。亦其所轄。縣本濱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何所抵極。萬一倭寇得入。其

爲縣城之害不淺。須議設兵于此。南與巡司相爲聲援。北與柳胥西郊水兵相爲犄角。是固保松陵之要策。

同里在縣治東十里。四面皆湖。民居稠密。縣東之籬籬也。賊若自松江而來。繇三泖澱山而至。同里實當其衝。若自崑山而來。繇新洋江角直而至。同里亦當其衝。向因倭寇不至。議者漫不之及。不知賊計多譎。萬一有間道之謀者。繇此直搗縣治。四面兵船。救援弗及。地方危矣。須設水兵一枝于此。雜以巡司弓兵。朝夕訓練。俾與長橋巡司互爲聲援。不獨禦寇。亦弭

鹽盜之一策也

汾河在縣治東南六十里。界浙直之間。東通三泖。西接勝墩。水澤所鍾。號爲難控。雖巡司轄之。然半屬嘉興。禦南方之鹽盜。已云煩劇。况東出章練塘。西通泖湖。倭寇若自松江而來。此實一大道也。巡司力薄。何能禦之。宜設官兵屯守。

爛溪在縣西南十八里。北連鶯脰湖。爲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之所會也。其地頗類汾湖。而受害過之。蓋烏鎮爲湖州望鎮。賊所歆慕。而爛溪之南。實抵鎮之北柵。故甲寅之亂。倭寇屢進屢退。于此苦于無兵。任

其擄掠舊設巡司于此。國初移置嚴墓村。控禦長策失之久矣。必須修復。而更設官兵以守之可也。震澤在縣西南九十里。北濱太湖。東通鶯脰。西接南潯。南連諸漾。凡嘉興以北。湖州以東。諸水悉會于此。巡司實控禦焉。設備于此。俾與爛溪互爲聲援。則可以西捍南潯。東接平望。實吳江第一要害。

吳江水兵論

七縣水兵。惟吳江爲最。乃倭奴之所深畏也。近年官府不分功能高下。混給工食。以致吳江者亦不堪用。蓋吳江四面阻水。西枕太湖。使船本其所長。嘉靖三

十三年初報在官。皆精悍捷給。大舟用二十五人。小舟用三四人。篙手與搖櫓盪漿者。首尾相應。行使如飛。遇賊舟之大者。則以小船誘渡其人。而傾覆之。遇賊小舟。則以十四五篙手齊鑿而沉之。賊人遠來。不過奪船深入而已。船之輕捷不如也。不過驅土民撐駕而已。人之齊截不如也。其始也。水鄉大戶親統率之。其後因差人統領。尅工食。奪功次。真正有名之兵。不樂于用。所用者皆次身無用之窮民。其弊至于行劫。而吳江水兵遂爲官府所惡。一切裁革。聞吳江人云。水兵隊長總出盛二盛六之下。其次爲董界凌雲。

亦合縣水兵之所推服。蓋家業既饒，武藝之精故也。今誠得若而人，委以選水兵之寄，就令總領，則船隻器械俱不必官給之，而鄉間上等之兵無不踴躍出矣。攻守何患于無功。

### 嘉定縣總論

嘉定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東濱于海，南據吳淞江，北枕劉家河。誠三面受敵之地，倭舶之來也。大海渺茫，難于收泊，以寶山爲表識，故蘇之寇患惟嘉定受之。

沿海一帶，江西自吳淞江抵太倉界三十五里，江東

接國初備  
深意焉承  
平廢弛故  
習相沿不  
知此地南  
通蘇壤北  
接松江有  
地利而不  
守遺巢窟  
以與敵非  
計之得也

自老鶴嘴抵上海界三十五里，隨處可登。長驅而入，知縣楊旦嘗議以每五里立一營寨，每寨闢一教場，精選土兵百人，統以耆民四人，訓而練之。通計土兵一千三百人，遇警則併力夾攻，首尾相應。實常山長蛇之勢也。使後之人善守而不變，賊豈能登岍哉。江東早寨二，一在寶山，一在高橋鎮，皆國初設兵以備倭者。今廢久矣。人罕議及，豈以青南當其前，吳淞擁其後，而寨兵單弱，不足以當利害故耶。殊不知江東地饒民殷，而守江守浦兵船俱在內地，青南川沙柘林諸堡皆可遏賊于南，吳淞兵船僅可遏賊于



北。若賊至而南北阻截。不能登犯。其勢必趨于此。蟠據爲巢。藉糧于我。內地紛擾。此其厲階也。

淞口以南。嘉定七都至十一都地方。與上海連壤。賊踞爲巢。奔突四出。生靈變爲蓬粉。廬舍蕩爲丘墟。荼毒二年。滿載而去。當時所以禦之之策。有善焉。有未善焉。何爲善。賊之初來。船不滿百。人不及萬。其後馴至五百餘艘。三萬餘人。盤詰聯絡。非輕率所能去。所幸者一江爲之限隔。不能西渡。長驅然其搶船渡浦之心。日夜窺伺。嘉定自界浜而北。至吳淞江口。民間小舟。盡搜入江西僻港。其外以木椿旋斷。所容者兵

哨巡船。往來把守焉耳。向非靜江掣航。而賊得渡。則深入之患。吾不知其所終也。所謂禦之之善。有如此者。何謂未善。教場洪史麻子港。皆老鸛嘴支河二水。向東直行。相距半里。賊掘而通之也。合爲一鯨。因港口爲巡船所扼。舟不可出。又望東開二三里。直穿海岬。舟與海通。當小汛水涸。則塞港兩頭。而蓄水養舟。大汛水溢。則兩頭盡開。而拽舟出海。斯時也。巡船宜堵截于內江港口。而東海新開之處。縱之使出。則不俟驅逐而賊自去。俟賊至海。然後以兵擊之。賊短于水戰。而銳砲之類。又我兵所長。豈有不勝。况賊新攜

內河民航輜貨裝滿不勝其重一遇洪濤必至覆沒而乃區區阻遏于內地豈非計之失哉所謂未善有如此者不寧惟是老鸛嘴南有地名李家堰者西抵江東抵海相距僅二里許其咽喉之地一水界斷南北築二堰以通往來宜以土人知地里者深夜潛開此堰使賊不得越水而南更得精兵三千嚴守此地勿容賊得填洪但我兵屯此則上海七團八團之賊恐未應援腹背受敵非計也又須得精兵三千屯于太平寺等處以遏上海之援則李家堰兵可以專力于老鸛嘴而賊據彈丸窄地三面江海禾稻收割已

盡財物劫掠已空不十日間將餓而斃矣此誠滅賊之上策也老鸛嘴賊滅則北偏一段稍得寧息用武有地而上海之賊可以迎刃而破矣

吳淞所距縣東南四十里東濱大海北枕綵洵其南即吳淞江入海之口也吳淞江發源太湖縈紆二百餘里為中吳諸水第一其入海之口為海道咽喉三吳門戶故特置所城于此而以副總兵鎮之比之越之定海焉或曰均之海濱也險要莫如劉家河而以此為第一何也曰海中諸夷狡猾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日本山東浙直與寇為鄰然山東之海水勢湍

皇明十七海金 卷十一  
悍。山脈聯絡。非熟其徑者不可行。且勾引接濟之人。未嘗有也。故倭患獨浙江之海。山嶼爲多。而通番者獨衆。故寇舶自外海而來。以洋山爲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後分艖。若直之崇明。則諸沙錯落。延袤三百餘里。暗塗相貫。有若爲華夷之限者。惟三斗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載。惟此一路。寬深可行。無有壅碍。寶山之外沿海有而竹箔一沙。橫亘其外。隱然爲陽家路者是也之外護焉。

國初海運。特築寶山以爲準的。蓋爲此也。今之守江固云密矣。而竹箔沙之守。殊爲單弱。非扁固外戶之意。或曰。今之戰艦。必以此爲會哨之地乎。曰。竹箔之南。吳淞之要道也。竹箔之東。劉家河之門戶也。若設重兵于此防守。賊豈惟不能侵犯內地。雖二江之口。亦得息肩。昔人嘗欲徙鎮海衛于寶山。豈無意耶。所惜舊城正當綵淘港口。因東北一隅。塌海。故徙內地。雖去不遠。然氣勢自孤。乙卯之寇。避江口。兵船之阻。悉自綵淘出入。兵船竟莫可誰何。蓋以守江爲要務。而不之及也。不知綵淘一港。直貫練川。水陸皆通。賊舟入犯。尤爲便易。安得謂其非險要也。而忽之。嘉定沿海地方共七十里。吳淞江口。乃適中之處也。繇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口延袤而南。則自老鸛嘴以至寶山。南匯金山出江。口迤邐而北。則自綵淘以至黃密劉家河。繇江口而深入。則南迤五十里。卽爲黃浦。直至上海。繇黃密而登岬。則嘉定太倉崑山蘇常連數百里。是吳淞江者。南爲上海門戶。西爲蘇常藩籬。乃東南第一險要。備吳淞江卽所以備上海。備上海卽所以備蘇常也。舊制原設吳淞江千戶所。守禦于江之西岬。嘉靖十九年。海水決齧。所城僅存西南一隅。乃復建新城避水患。週圍四里。當大江之傍。倭患猖獗。所力不能支。當道建議合太鎮二中所與吳淞所並處新城。氣勢雄

壯。兵稱足矣。復建嘉定軍儲倉于城內。儲畜有備。食亦足矣。兵食不乏。城守自堅。况新設摠兵衙門水寨兵船聽調哨守。蘇松水陸咽喉。何固如之。所不能無議者。哨守之法。似猶未善。兵船之數。似猶未敷。請詳言之。夫海洋追勦。惟福船最爲得用。但海天茫闊。瞭望難周。地理遼邈。防禦難密。須多造福船。多募福兵。爲第一義耳。以事理計之。福船須得四百隻。福兵須得四萬人。以吳淞江爲老營。分福船爲四班。以一百隻泊吳淞江。專守老營。以一百隻哨至寶山之南。直抵高家嘴。以一百隻哨至高家嘴之南。直抵陳錢馬

蹟以一百隻哨至劉家河北直抵福山狼山此往則  
彼來此來則彼往絡繹于數千里之間皆爲有備聯  
屬于煙波浩渺之地罔所空隙擁衆大舉之寇合力  
抵禦昏雨零至之賊隨遇成擒此計之得者也。

黃窰港在嘉定直東海之處南爲吳淞江北爲劉家  
河黃窰實當其中嘉定太倉崑山蘇常皆連壤數百  
里隨地可到實東南第一險要之地也賊一登岬則  
流禍內地頃刻可至須得精兵三千人屯據其間瞭  
賊一至則各兵搖旗舉砲擂鼓吶喊淞劉二港兵船  
偃旗息鼓埋伏遠處賊見岬上有兵不敢登岬水上

無兵可以遯去俟其去而內港以舟師邀擊之此策  
之上也但黃窰乃嘉定太倉交界之所賊若南來則  
經繇淞口賊若北來則經繇劉淞二口若可黃窰無  
虞誠恐關防少疎越此二口則黃窰旱兵誠爲緊要  
也旱兵三千人太倉嘉定各千五百人于沿海七十  
里之間分布哨守是雖保嘉定太倉實所以固蘇常  
之藩籬也。

羅店鎮在縣治東十八里又東十八里爲月浦又東  
爲綵淘港口吳淞所舊城南臨江口北枕綵淘今旣  
遷入西南雖云甚邇恐守江兵船照顧有所不及丙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辰以後賊遂避吳淞而出入乎綵淘矣。羅店去綵淘與縣治爲適中之地。居民稠密。爲賊必繇之道。今綵淘雖設兵船防守。然單弱無緩。終非萬全之計。似宜團設陸兵一枝。在鎮操演防守。庶幾東可以爲綵淘。吳淞聲援。西可以爲縣治外護。

江灣鎮在縣東南七都吳淞江自東北而來。至此轉折而西。至鎮之南。遂爲黃浦。入江之口。吳淞所爲江海第一關鑰。今旣稍遷內地。第一險要失矣。賊舟乘潮突入西南。入黃浦以犯上洋。必經此地。則此地其吳淞江第二義乎。議者漫不之及。豈以守浦守江旣

有兵船。則此地爲贅疣也。殊不知上海縣城逼臨黃浦。賊入黃浦。事已掣肘。東西奔馳。兵船分則勢弱。合則照顧不及。非至計也。爲今之計。不若築堡屯戍。守此與江東旱寨。相爲聲援。守浦兵船。自內應之。吳淞兵船。自外襲之。賊豈敢長驅出入。

婁塘鎮在縣治北十二里。橫瀝塘中貫之。北出劉家河入海。俗所謂公塘者是也。賊自劉家河西來。折而南行。入橫瀝。至縣治不過二十里。婁塘實當其衝。其地居民稠密。田塍平曠。可以馳騁。可以屯驅。若設兵守之。賊豈能直搗城下。自嘉靖癸丑迄丙辰。無歲不

受其害。雖嘗議設鄉兵防禦。然無營寨可守。惟據西石橋以戰。賊自間道出我兵之後。卽驚潰無策矣。婁塘不守。縣城復何可恃。

嘉定之水。南北莫大于橫瀝。東西莫大于練祁。而練祁之水。自西關出。合顧浦以入吳淞江。若賊掠松江而歸。懼爲吳淞江兵船所截。必間道奔唐。行青浦安亭以趨太倉之南關。則練祁爲賊所必繇之道也。自練祁北折。則爲鹽鐵。入劉家河。則太倉南關矣。若賊自南關分踪出掠。亦必入鹽鐵以趨嘉定。外岡鎮亦當南北交會之衝。且密邇縣治。可以犄角。非設兵守

之不可。議者咸謂宜守葛隆安亭而棄外岡。夫葛隆小鎮。安亭僻遠。徒分兵力。何益事機。須于此戍守。不惟可以遏賊之衝。實與縣城互爲聲援。一鎮不必設兵。而聲勢自振矣。

南翔在縣治南二十里。又南二十里爲吳淞江。南橫瀝之所經也。賊自吳淞江而來。必經于此。而後達于縣治。蓋南郊之關鍵也。嘉靖甲寅。倭寇犯之。賈人布板于簷端。以矢在下。擊殺賊頗衆。然無堡可守。外援不至。浹旬而後潰。爲今之計。莫若募富商築堡以居。無事可免擊柝之憂。有事則據堡而守。兵不必出于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官而自足。餉不必運于官而自備。

### 太倉州總論

太倉本崑山縣惠安鄉地也。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東瀕大海。元時海漕番舶咸彙于此。嘗立水軍萬戶府以鎮之。國初則設太倉鎮海二衛。統軍一萬一千二百名。名曰備倭。弘治間撫臣又奏割常熟嘉定崑山三縣之地。添置州治。法制不可謂不密矣。然不能無議者何哉。夫太倉之濱海。與嘉定上海一也。嘉上二縣皆無衛所。而太倉獨設二衛。豈非以崑山縣治離海太遠。難于防禦之故耶。厥後既建州治。則

事勢迥殊。二衛之中。宜汰其一。而猶竝峙如故。不几于冗乎。往年倭寇內侵。直抵城下。兩衛閉門觀望。莫之敢撓。良繇專重城邑。而略于海港。猶之外戶不嚴。俟賊至堂奧。而後逐之。吁。亦無及矣。莫若但留太倉衛于州城。平時則教塲操練。以防海寇不測之變。遇警則有司率民登埤以守。衛官率軍出城以戰。而鎮海一衛。則移置于劉家河口。剗水寨。撥巡船。專哨海洋。與吳淞白茆崇明。相為犄角。賊豈能衝突而深入哉。萬一賊衆我寡。力不能遏。亦當挫其銳志。邀其情歸。比之聚二衛于一城。賊進海口。而莫禦者。相去懸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絕何如也。或問劉河七丫。近皆添設把總宿重兵。尚不能禦寇之不入也。鎮海一衛。何足以支。曰不然。倭船之來。暫時之變也。自古豈有越海萬里。而能長爲中國患者。若自今修復。

祖宗備倭之制。申嚴督撫會哨之法。入寇者殺之。通番者捕之。倭患不久。將自息矣。患息之後。添設之兵。不容于不撤。海防養兵之銀。不容于不除。此時兵雖撤。而把港之兵。不乏。銀雖革。而軍糧之額。自存。豈非經常之策也哉。或又問七丫浦奈何。曰此宜稍緩。但分一千戶所駐。劄守禦。而以茜涇甘草唐茜涇三巡

司官兵輔翼之足矣。

劉家河在州治東南七十里。卽古婁江入海之口也。汛月倭船從東南洋來此。港口爲本州第一衝要。若進此港。則西可以至州城。而崑山。而府治。南可以犯嘉定。

國初原設水寨于此。成化間。增建城堡官房。後以承平而廢。近因倭變。撫操奏設把總兵船。提都督御史趙忻。兵備副使熊公桴。復造木城官署軍房。撥福槳等船。福沙等兵。住劄港口防禦。固云密矣。然賊犯本港。必從新竈沙宋信嘴。而後可達。須分撥重兵于

此防哨遏賊于上游策之上也。拒賊于港口使不得衝入策之中也。若縱賊深入則無策矣。且國初鎮海衛之設原分太倉衛之半屯戍江口。今天妃宮其故社也。後因無城故併入州城耳。今宜考復舊制。因水寨而增築城堡移衛居之。與太倉衛官兵互相首尾豈非經久之計。

劉河七鴉為東南洋入寇之口人皆知之  
存子夏駕登松治兵

七鴉浦西南距州七十里。太倉東北港口。莫有險于此者。與劉河相伯仲也。寇若自新竈沙宋信嘴而來。不犯劉河必犯此港。寇一登犯則州之北境其禍慘矣。常熟崑山以次而進皆遡流而上。不過一日程耳。

者易而不設也併此為備州治寧矣

國初舊制原設旱寨撥蘇太鎮三衛官各一員督兵守之。近因倭變撫操奏設指揮官兵水陸防禦。兵備熊公建軍房四十間。使軍有所棲止。然無城堡可守。非久計也。况南離劉河北離白茆皆太遠聲援不及。寇至孤立株守。尤非長策。須于南之茜涇北之唐茜涇甘草三巡司。所轄團練鄉兵以為羽翼。庶氣勢聯絡。軍民皆有所藉。而設立巡司之意為不孤矣。

裔子在州治西二十里。與崑山分界。賊自郡城過崑山而東必繇此。以犯州城。須設水陸兵一枝于此。與崑山兵互為聲勢。賊至彼此夾攻。自不敢長驅入境。

皇明世宗 卷之六  
矣。或曰：崑山已設兵矣，此非贅疣乎？曰：不然。賊入而逼之，出則驅之境外而已。方今之通弊也。孰肯躡已去之賊而冒死與戰乎？故必設險于此，協力而守，斯爲遠圖。

夏駕東北通婁江，西南通吳淞江，賊自松江沿江而來，必繇此以犯州治南關。嘉靖甲寅，松江之賊嘗自此而來，燒劫南關，東出劉家河口而去。蓋避吳淞江口兵船之阻，而崑山則反入西北，不若此徑之捷也。今宜設兵于此戍守，然設險須于西盡入江之口，如陸家浜、龍王廟等處，乃是。若以其地非州境所轄，棄

而不守，則誤矣。蓋此地雖屬崑山，而蒙災受禍，則獨切太倉故也。

塗松在州治南北三十五里，西接沙頭，東連龍市，東北爲橫涇、甘草，東南爲七丫、茜涇，水陸交會之地也。僞吳張士誠嘗築城于此，以備海寇，甚得長策。後以其地不當賊衝，不復議設，殊不知沿海諸鎮雖有巡司寨堡，然相去遼絕，必設重兵一枝于此，屯戍爲諸鎮聲援，且當東北白茅等處賊衝，然後得禦寇之宜，而賊不敢肆志矣。

崇明縣總論

崇明新縣乃古平洋沙也。在府城東三百一十餘里。孤懸海中。凡江口大小諸沙咸屬焉。其地雖名爲蘇之屬邑。而風氣迥別。離府太遠。弘治中當道建議。領于太倉州。錢穀三萬餘石。專供本所。本縣俸糧軍餉不在綱運之列。沙中多豪右。一有期會。恭順勝于內地。但其人性剛氣猛。好勝而輕生。君子謂其有田橫之風。故蘇州諸邑。惟崇明之地爲最險。亦惟崇明之人爲最悍。邇來倭寇不靖。一或登岬。輒流毒內地。若沙兵與之水戰。罔不殄滅。今須委本州縣廉正官爲士民素所欽服者。親臨各沙。藉其丁壯。編爲土兵。仍

令各兵舉信實能幹耆民爲之統領。申明進生退死之條。嚴立縱饑擊飽之律。優其禮遇。足其芻糧。時其訓練。有船者量與顧賃。修理之費。無船者官爲給之。使艨艟巨艦。千百爲艘。縱橫海島中。則南可以衛嘉松之頭顱。北可以引通泰之肘腋。西可以護太嘉之腰腹。而伸膝東向。控制諸島。若發蒙振落。爾而又內有新十百戶所爲之守城。舊十百戶所爲之備倭。外有三巡司爲之哨邏。海島關隘。斯亦備矣。

或問崇明諸沙。孤懸海中。賊舟無不可至。其何路之有。曰。不然。舟在海中。橫行而無阻者。惟外海深洋耳。

大海汪洋無際然其中必有經之道此殆天設之險以俾我兵可守要害也若無分深淺乘湖可至則禦寇益難矣

其在內海。如山東遼陽廣福浙竹勞劍秀之類。山根連絡。非得其理。不可行也。况崇明在淮陽之南。嘉杭之北。雖無山島。而陰沙暗塗。往往延可數十里。斜纏錯雜。舟若觸之。則膠淺閣漏之患。詎能免乎。故倭船內犯。必繇洋山分鯨。坤庚針則經竹箔。以入吳淞。辛酉針則歷三沙下脚。新竈宋信嘴北。以入劉河。七丫或過吳淞江而不能入也。則宋信嘴之南。亦可以竟達。劉河也。竹箔沙之內。高家嘴之外。沿海而西北者。謂之楊家路。海箔得此。方能展舒。自七丫而北。則江南之常鎮。江北之淮揚。無不可之矣。或自竹箔而得

東北風。則轉而為坤未針。青南金山。罹其禍也。或乘輕舸繇哨馬綉鞋之類而來。則自三爿以西。或出匾坦之南。而犯三沙。或出匾坦之北。而犯平洋沙。營前沙。犯平洋。則江南三郡受其害矣。犯營前。則江北諸郡受其害矣。寇鯨之歸也亦然。若自諸郡戰敗。而無所掠。則必洩忿于諸沙。故寇泊之進退也。有五路焉。三爿者。諸沙之關鍵也。三爿之北。匾坦為重。三爿之南。縣後為重。新竈沙。劉家河之要路也。竹箔沙。吳淞江之要路也。兵船會哨。雖各有信地。然禦賊于門戶之間。孰若禦賊于藩籬之外。為第一義乎。若曰海中

無路。隨處可行。此正兵船規避之說也。是不可聽。三升沙在縣治東北。孤立海中。四望無際。倭寇從東北大洋而來。必經此沙。蓋浙直之咽喉也。賊若南行。則浙之寧紹台溫直之蘇松無所不通矣。西行。則本縣三沙平洋沙常熟福山許浦江南之常鎮江北之淮揚。惟其所之。豈其一邑利害所關哉。必設重兵防守。而各沙兵船。以之爲會哨之地。賊至則極力截殺。互相策應。遏賊上游。此其第一關鎖也。

新竈沙在三沙東南。竹箔東北。其東卽無際大洋也。三沙下脚爲各沙門戶。新竈實逼近之。自此而西。則宋信嘴在焉。蓋不繇竹箔而徑可達劉河。亦一間道。第此處沙塗暗伏。非熟知不能行。故倭寇大鯨。不敢直擣。然在我不可謂非險要而弃之。况逼近三沙。此尤當慎。

竹箔沙在縣治東南七十餘里。乃南沙之南盡處也。外爲無際大洋。南與高家嘴相對。爲內海之南門。賊自洋山而來。欲入吳淞江。第處此沙。正當轉屈之間。賊舟過此。然後繇楊家路沿海而北。吳淞江首受其衝。以次而及劉河等處。必設重兵于此。與三升沙宋信嘴兵船會哨。互爲犄角。若賊至此。則竹箔兵船爲

主。而新竈兵船。從北應之。吳淞江兵船。從南應之。必使賊不得過此。則內地可高枕而臥矣。三沙。崇明舊縣治也。控諸沙之上游。爲一邑之中土。國初建縣治于此。又設守禦千戶所。俾兵民雜守。極得備禦長策。因東近大洋。海水衝嚙。城址易圯。遂遷平洋沙。而此沙僅一巡司領之。吁。失險甚矣。蓋此沙下脚。北通狼福。南通宋信嘴。江南江北數郡之關鍵也。須于春汛時。月。叅將督兵船于此駐泊。分遣游兵以會哨。使賊不得過此。以達營前沙。庶幾大江無虞。而留都陵寢安若泰山矣。

二沙。俱在縣後。東北三沙之外戶也。賊過三沙。南行則繇縣後以犯三沙。吳家等沙。北行則繇區坦沙以犯營前等沙。然後北入通泰。南入蘇常。必設兵船守之。以爲第二重關鎖。猶可遏賊深入之勢。若棄而不守。賊得縱橫。豈直一邑殘破已哉。

南沙在縣治南七十里。與竹箔沙連壤。卽西沙也。其西北盡處。爲宋信嘴。與劉河相對。倭寇自竹箔而西。爲吳淞江兵船所截。不得入。必自此而北之宋信嘴。其南北二洪。必繇之道也。若設重兵于此。與吳淞江劉家河之兵。相爲犄角。吳淞江兵船從南應之。劉家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六  
河兵船從北應之賊豈能直搗乎。不然劉家河受其禍。七丫白茆以次而及矣。

營前沙在縣治之北。爲大江入海之砥柱。賊舟遇此而西。則江北淮揚江南常鎮。任兵衝突矣。必于此多設兵船。與狼福互爲聲援。賊始不能長驅入江也。

諸沙總論

松江之東而有高家嘴。突出海中。與江北之廖角嘴相對。如蟹之有螯。諸沙列其口腹間。或斷或續。南起竹箔。北盡三泖。橫亘蘇松海洋之東。如蟹之石榴黃。然茲非東吳之外捍乎。殆天設此以限倭舶之衛也。

使微是沙。則倭自東來。直抵海岬。疇能當之。諸沙之東爲大洋。西爲內海。內海之口。竹箔沙奠于東北。高家嘴奠于西南。相峙如門。倭舶若乘東風飄洋而來。折旋過竹箔。入內海。則犯吳淞。犯劉河。犯七丫。犯白茆。犯福山。江陰京口。無遠弗徧。故竹箔與高家嘴者。乃蘇松四郡之咽喉。海防第一關鍵也。竹箔者南沙之南盡處也。其北曰宋信嘴。在于南沙之北盡處。是洪也。自東而西。與劉河相對。賊若大洋西來。不經竹箔。而繇新竈吳家沙之間。歷宋信嘴以入。則劉河受其患矣。又其北爲爛沙。乃長沙之下脚也。其洪與七



了白茆相對。賊若不收新竈而收此洪，則了白茆受其患矣。又其北爲縣後三斗二沙。賊若乘東風過茶山至此，則徑入大江。視其舟之所向，若向營前沙北行，則犯江北。若向西南行，則犯崇明。或犯福山等港，其患不在太倉，而在常熟、江陰、丹徒矣。此一定不易之勢也。大抵諸沙分列，其名甚繁，而究要害當設險者，不過已上三四洪而已。此外諸洪暗沙伏塗，潮壅則有洪之形，潮退則閣淺而不能行，方其壅也，舟亦不能大鯨而過。故東南海口，以高家竹箔爲要，東北海口，以新竈爛沙三斗爲要。守此四者，則豈惟蘇陵寢萬億年無疆之休，亦在是也。

### 崇明險要論

崇明孤懸海中，四面受敵，隨處可登。其港口十餘，如錢打紙盤結洪之類，賊舟無處不可收入。而青龍港直通縣城之內，尤爲緊要。皆險之當設者也。但崇明險要，與他邑不同。他邑或在邊疆，或在腹裏。江河山鎮，相機憑藉，爲寨爲屯。一時可以拒守。崇明則茫茫大洋，諸洋環列。賊若登據一沙，則其衝突之勢。縣城爲之岌岌矣。况可俟其薄縣治而後制之乎。故須以

松可保安哉。所以固長江之上游，而留都

陵寢萬億年無疆之休，亦在是也。

### 崇明險要論

崇明孤懸海中，四面受敵，隨處可登。其港口十餘，如錢打紙盤結洪之類，賊舟無處不可收入。而青龍港直通縣城之內，尤爲緊要。皆險之當設者也。但崇明險要，與他邑不同。他邑或在邊疆，或在腹裏。江河山鎮，相機憑藉，爲寨爲屯。一時可以拒守。崇明則茫茫大洋，諸洋環列。賊若登據一沙，則其衝突之勢。縣城爲之岌岌矣。况可俟其薄縣治而後制之乎。故須以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之十一  
本所官軍本縣民兵二三千人。專守城池。與本邑港口。而各沙則耆民兵船。分屯互哨。相爲聲援。賊來則拒之。勿容停泊。賊去則追之。無分彼已。則凡環列諸沙。賊皆難犯。而况于縣治復何虞乎。聞寇舶之來。東南必繇乎竹箔。東北必繇乎匾擔。正東必繇乎三沙。下脚之三者皆在諸沙之外。乃崇明之外戶也。三處哨船。往來不絕。則賊之踪跡可知。而爲備不難。若捨是而泛備乎諸沙。則猶扃鑰不嚴。而縱賊內入。拒之于堂奧也。可乎哉。故平洋設備。不如諸沙之善。諸沙設備。不如三者之善。或問倭信狡悍。豈沙民之所能

敵乎。曰。否。海中之洲。有山者謂之島。無山者謂之沙。沙島之名雖殊。其爲海處一也。深淵巨濤。闖瀝出沒。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迎潮戲風。低昂傾側。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火攻石擊。進退衝犂。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危礁暗磯。練達翅避。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更船針路。候望推測。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風飡露宿。服習忍耐。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殺人于貨。狡猾很頑。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弗鬪原野。弗交短兵。而但相與角智力。決雌雄于湮波浩渺之鄉。沙民何歎。子島人哉。所貴者用之。有道馭之。有方耳。得其必斯。

得其力得其力斯得其效矣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六 終

